

祝實明著

明
翠
寢
室
錄



行發局書通文

祝實明著

明季哀音錄

文通書局發行

謹呈

兼專員王請予

教正

著者祝世德



三十一年十月

明季哀音錄目次

常序	
自序	
流寇	一
思宗	二八
弘光帝	四五
隆武帝	七〇
魯王監國	九二
永曆帝	一〇九
附錄：明季大事畧記	一三八

明季哀音錄目次

明季哀音錄序

祝子實明以所輯明季哀音錄若干卷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感而作曰，祝子之業勩矣，祝子之用心亦良苦矣。夫明之覆亡已三百年於茲，其事去人耳目已久，且曩之敵寇盜賊，或不旋踵而失敗，或盤踞中原若干載而後失敗，要其爲失敗一也。律以恩讎平等之誼，宜人之淡焉相忘久矣，而祝子獨勤勤於故紙之間，搜羅於佚，若不可終日者，其故何也。且吾輩生逢青天白日之世，上有賢明之領袖，下有公勤之黨員，外患日消，內憂久弭，抗戰勝利，屈指可期，盛德大業，不此之是紀，而顧蹉跎於三百年前敵寇流罪貪官污吏宦寺女謁驕軍悍卒苛捐雜稅無恥文人之一幕，抑又何也，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又曰：居不忘憂，安不忘危，以此意讀之，則誠可謂不負作者之苦心矣。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序於成都。

常 燕 生

自序

余輯明季哀音錄若干卷，所搜羅者多偏重於文藝作品，蓋以其感人深也。語云：「亡國之音哀以思」，烏乎！當時之人不暇自哀，而使後人哀之，此明季哀音錄之所以作也，是爲序。

祝 寶 明 三十一年八月

流寇

(一)

亡國之慘酷莫如明，而明之亡也以流寇；以流寇之故而中原蕪蕪，以流寇之故而都城殘破，以流寇之故而思宗殉國，以流寇之故而清人入關。迨至南京傾覆，五主（謂弘光、隆武、紹武、魯王、魯國及永曆帝也）蒙難，則譬諸江河日下，勢所必至矣。考流寇之成，一由於苛政，再緣於天災，苛政之興，當湖自黨曆（神宗年號，公元一五七三至一六一九年），而天災之流行，則盛於崇禎（思宗年號，公元一六二八至一六四三年）。二者凌迫，民生疾苦，內憂以至，外患以臨。昔人有言：「人必自侮也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也而後人伐之」。讀史借鑒，洵可畏也。

湖自萬曆二十四年，釐稅始起，於是山西、兩浙、陝西、山東、福建、雲南、四川、廣東、池州、湖廣、彰德衛輝、大瑞（礦使）雜出，諸道紛然；而民生其間，富者醵



爲礦頭，貧者鬻之禦采。神宗之心，本欲裕國，非欲病民，而募璫之意，則自非瘠民，不能肥己，是以釋璫而歸。若昔管矣，不特此也。璫者之害，天津有店租，慶州有珠權，兩淮有餘鹽，黃口有魚捐，浙江有市舶，成都之鹽茶，重慶有名本，湖口長江有船稅，荊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泊布雜稅，莫不設璫分盤，橫肆誅求。有司得罪，立繫檻車，百姓奉行，若驅牛馬。其弊極矣，其酷至矣！遂致凶淫恣睢，人懷痛憤，而遼東、陝西、江夏、新會、蘇州、雲南、常鎮、江西等地，先後激變。當斯時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天啓（熹宗年號公元一六二一至一六二七年）之間，苛政稍戢，而積弊已深，驟改不易。降至崇禎，夷考史跡，猶有下列記載：

崇禎四年十二月，時考選科道後，更核在任征輸，於是戶部尚書畢自嚴下獄，能開元，鄭有元俱譴。吏科都給事顏繼祖上疏救，上切責之。自是考選將及，先核稅糧，不聞撫字。此法備一變也。（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三年六月，兵科給事申上言：「……邇年貧酷成風，民有三金，不能供納賦

之一金；至於捕一盜而被十數人之家，完一贖而傾入百金之產，奈何民不羈爲盜乎？……（前揭書卷七十五）

八年二月，侍讀倪元璐上言：「盜賊之禍，震及祖陵，國家大辱極矣。（按本年正月，賊陷鳳陽，焚皇陵）陛下下罪己之詔，布告天下，然此非徒空言也。今民最苦無若催科，未敢與言，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斷自八年。督徵有司考成，亦少寬之。東南雜解擾累無紀，如絹布絲綿顏料漆泅之類，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於下誠益，於上無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弊而遠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蔓延不休，攀貽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冤號四徹，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乎？及今不圖，日蹙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爲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燹燹之區哉。」……冬十月……上罪己……下詔曰：「朕以涼德，繼承大統……國帑匱詘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媿憤！……」

十二年九月，召書縣四十州縣去年田租十之五，禹州等十州縣十之二，光州等八州縣十年之五，去年之二。時中外交訐，上念窮民罹災，已卯、庚辰（按即崇禎十二、十三兩年）之間獨貸屬年，而有司執法侵蠹如故。（前揭書卷七十）

即知思矣。雖有求治之心，所積寃難返，臣下世豪，種種苛政，固未能因之消滅也。

至於天災，前此雖嘗思之，然獨登於崇禎之時，十六年來，幾至史不勝載。其始也，即以天災而致盜亂；其終也，天災愈感而盜禍亦因之益烈。試引數例。以證吾言：

崇禎元年，延安大饑，不沾泥，楊六郎、王嘉允等率衆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搯揭竿爲盜。延安人張熾患從，夾脂人李自成往投焉。（明史記事本末，卷七十五、七十七、七十八）

四年五月，榆林……以晉兵退糶，斗米銀六錢，草根木皮俱盡，人至相食。

……時榆林連旱四年，延安饑民甚衆，西安大旱……

六年，陝西、山西大饑。

七年三月，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人相食，四月，山西永甯州民蘇倚哥殺父母炙而食之。……五月，陝別賊陷文縣。文縣去歲大旱，入秋早霜，冬無雪，今春不雨，斗米銀七錢。綏延西路數年不登。……閏八月，河南大旱。

九年二月，山西饑，人相食。……三月，唐王聿鍵奏南陽饑，有母烹其女者。

十二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旱饑。（前揭書卷七十五）

十二年九月，時河南大饑，飢民所在為盜，自成於白郎均走伊羅，飢民從者數萬。……十二月，賊每以剽掠所獲救濟飢民，故所至咸歸附之。（前揭書卷七十八）

十三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盡，道殣相望。

十四年二月，山東土賊……益熾，徐德數千里白骨縱橫，又旱災大饑，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多饑盜。（前揭

書卷七十五）

由上觀之，則不僅災期連延十餘年而已，災區之廣大，且普遍於北中國而跨越長江之南；民人相食，已極慘酷之能事，甚有子炙其父母而母烹其子女者，謂非天下古今之至慘，可乎？

連年苛政，舉國騷然，復益之以連年天災，賊多於毛，勢所必至。惟果勦之有方，撫之有道，則失之彼而收之此，或亦不無一線希望；然試讀明史紀事本末，其欲求不怒髮上衝目眦欲裂者，不可得也：

崇禎三年六月，兵科給事中劉懋上言：「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主寇爲鄉導，土寇倚邊賊爲羽翼。六七年來，韓蒲被掠，其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流劫涇、原、富、權之間，賊勢始大。」

當事以不練之兵勦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勦也，所斬獲皆饑民也，而真賊飽掠去矣。其撫也，非不稱降，聚衆無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實非降也。且今年麥苗盡枯，斗粟金三錢，營卒乏食三十餘月，即慈母不能保其子，彼官且奈兵民何哉？

四年九月，盜……恣掠宜維，副總兵趙大允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出戰。土人強之，出，報斬五十級。驗之，則率婦女首也。

十三年五月，黃梅貢士吳卿上言：「……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

十四年十月，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京營兵……追賊於鳳陽，及之。元斌留四十日不進。城門盡閉。縱諸軍大掠，殺虜汲者以冒功。（卷七十五）

十四年十一月，太監劉元斌率京軍救河南，聞南陽陷，乃擁婦女北去。俄上

命御史清軍。元斌官皇悉沈之於河。(卷七十八)

是官軍何嘗以全力勦匪，蓋勦民邀功耳；何嘗以全力撫賊，蓋勦民爲寇而已。試再讀明史所紀，其欲求不撫膺嘆息飲淚欲絕者，又不可得也：

崇禎九年九月，自羣盜河南北者三年，夾河千里鷄犬兵聲，關市盡空。荒村深谷殘黎多夜伏，豐草深林中，採野穗以食。田壩間亂木枒槎，皆成拱矣。虎狼千百成羣，杳非人境。

十五年六月，革左諸賊復入六安英霍諸山中，倚林樾度夏，秋爽復出，歲以爲常。安廬州縣殘破者半，官吏咸攜印篆艤舟理事，城中荆榛塞路，人煙久斷。

(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十六年五月，上召保定巡撫徐爾圖入對。爾圖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鷄犬無音，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歎歐泣下。(前揭書卷七十八)

十六年十月，時江酉、袁州、吉安、臨江人民多徙山谷。官兵淫殺獻俘。三郡民所在屯結，以拒官軍。（前揭書卷七十七）

蓋是時秦、蜀政、天災、流寇及官軍四面圍攻之中，欲求生者，僅有三途可循：一爲挺而走險，隨賊爲虐，一則逃避叢林，身伍麋鹿，又其一則惟有所在屯結，左拒流寇，右遇官軍耳。諺云：「寧爲太平犬，勿爲歷亂民」。傷哉斯言，洵可信也！

此種情勢，何可以久？故明紀事本末卷七十八中，遂有記載如左：

十六年五月，巡撫河南秦所式上言：「中州大勢，闔曹蹂躪五郡，八十餘城蓋爲瓦礫；及革，左諸賊由宛、汝跨江、漢，旬日陷數名郡。此流寇之大畧也。自永城以至靈、關，自宛、汝以抵河、岸，方千里之內皆土賊，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棲山結寨，日事焚掠。此土賊之大畧也。辦賊必須兵，舊撫餘兵不及二千，陳永福遺兵不及四千，合卜從善三千人亦不滿萬。此主兵之大畧也。用兵必裕餉，轉餉必須民，自經寇十餘載，人糧幾斷，守城、修河、轉運，至於稚子荷旗，老婦鳴柝

。此民生之大畧也。撫民必須官，按除自則有人，稽地方則無官，或年餘不赴，或土圍寄命。此官吏之大畧也。……」

是則寇賊愈橫，兵餉愈枯，民生愈窘，吏治愈壞，有識者不必翻讀最後一卷，當知國亡之無日矣。

(二)

文學作品，多爲其社會環境之反映者也。苛政之興，當溯自萬曆，前已言之，今請先述萬曆天啓，次述崇禎。

吳稼登，字翁晉，浙江孝豐人。僉都御史維嶽子，以蔭除南光祿典簿，累遷雲南通判。靜志吾詩話稱其樂府，謂「如健兒騎駿馬，左右馳突，靡不如意」。有嶺山謠云：

礦商聚中野，各各不相下，珍寶餽中官，黃金餽主者。淘沙千金得銀百，公

私費用兩無益。詔書來，詔書來，中官忽變置，主者顏色如死灰，山頭血出金氣死，誰作封章報天子？

區大相，字用孺，廣東高明人。萬曆己丑（公元一五八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封，歷贊善，中允，改南太僕丞。廣語謂明三百年嶺南詩之美者，以區爲最。有南行感懷云：

聞道貂璫輩，由來爲掃除，先朝停鎮守，近日典方輿。貢採山川竭，徵輸井邑虛。明明皇祖訓，官府意何如？（其一）

厥貢元稱下，荒年亦自輸，但聞鑿妻子，甯復問田廬。水土司空職，漕渠太史嘗。何時覩河洛，萬姓免爲魚？（其二）

欽叔陽，字遇公，江蘇吳縣學生，入國子監。有稅官謠一首，可見當時民情憤怒之一斑。其詩云：

千人奮挺出，萬人夾道看。軒騎木，揭爾竿，隨我來，殺稅官！

謝肇淪，字在杭，福建長樂人。萬曆壬辰（一五九二年）進士，累官至廣西布政使。有南旺挑河行一首。按南旺，湖名，位山東汶上縣西南，運河經之。排築運河，亦當時膏政之一也。其詩曰：

堤遙遙，河瀾瀾，分水祠前卒如蟻，羽衣短髮行且僵，盡是六郡良家子。淺水沒足泥沒胫，五更疾作至夜半，夜半西風天雨霜，十人八九趾欲斷。賈綬長官虬赤黃，北人騎馬南肩輿，伯先後恣詞撻，日昃喘汗歸籬籬。伍伯詞猶可，里胥怒殺我。無錢水中居，有錢立道左。天寒日短動欲夕，傾筐百反不盈尺，暮傍溼草炊無煙，水面淨冰割入膝。都水使者日行堤，新土堆與舊岸齊——可憐今日岸上土，雨中仍作河中泥。君不見會通河畔千株柳，年年折斷官夫手；金錢散罷夫未歸，催築南河黑風口。

俞彥，字仲茅，一字容自，原籍江蘇太倉，後遷上元。萬曆辛丑（一六〇一年）進士，授兵部主事，歷員外，遷光祿少卿，謫夷陵知州。遷南兵部主事。有賣兒謠及戰艦

南二詩云：

長者子，與我廉，益數升，携兒歸。兒別母，抱兒啼。出門去，牽父衣。母先絕，父斯須。死亦不惡，君不見官府催租烈於火，今年不死飢，明年催租來殺我。（賣兒孟）

戰維南、一戰十千敵已多，賊全賊多君奈何！莫學中都窮罪弁，借人頭顱說征殺；莫學南州猛使君，掩人勞勩誇功勳。驅民爲賊何太易，千尺流丸下便地；驅賊爲民何太難，雨落上天泉歸山。（戰維南）

何白，字无咎，浙江永嘉人。爲邵小吏，郡司理異其才，爲加冠，集諸名士賦詩以醜之，復爲延譽，遂有聲名。有哀江真一篇，寫南乘知府吳寶秀之慘劇及暨稅璫人之橫暴，有聲有色，頗盡敘事抒情之能事，蓋於錄也。其詩曰：

飛雲渡口西風急，津吏停橈刺船立。始覺公子方鬪碧，掩抑恹恹向余泣。爲言「阿父守南康，雙旌五馬爛生光，宦知廉吏反成罪，諸孤藐爾身淒涼。父昔驅

車到公府，蒿目日詢民疾苦，化行遠邇期月間，不圖遽坐中官禍。中官權稅來江州，譏征會歛深誅求，大旗卓天天爲愁，蛾蟄壓江江不流。長江日高一丈五，傳呼奏樂類搗鼓；子圍寶帶刻麒麟，大內金牌畫飛虎；禿種監奴紫繡衣，銳頭惡少青絲組。長官俛首不敢言，何況區區商與賈？左右濫用水衡錢，夜椎肥牛朝擊鮮，張弓挾彈仰天射，烏鸛不近潯陽天。游微關頭弛巡邏，忽傳商客偷關過，駕風遠遂到南康，中流解斷官船破，十人失水九人墮，飛濤適值長鯨餓。水中叫援呼州民，州民舉酒翻相賀。貂璫見說生狂嘖，自謂『奉書督國課，璽書統轄及守臣，有事守臣當我佐。州民袖手誰使然？民之凶獷誰之故？』父謂『爾璫勿怒嘖，爾曹腰領然容倒，關津有地稅有經，越境猶然蹟泉貨，而曹之死天死之，豈得吾民有蓮坐！』貂璫捶牀怒不止，謗牘盡認抗明旨。御批緹騎出燕京，檣車夜達南康城。南康城外達城內，江水湯湯流哭聲。母憐此別異南北，誓願相隨同死生。父云『一身尙難保，豈能攜汝增伶俜？』夜關掩泣已憔悴，阿父據牀方假寐，燭輝無

淚雨潄潄，阿母遂作無聊計。平明呼母唯空牀，甯知阿母懸高梁。阿父見母死，
按血裂中腸；兒女見母死，恨不從母亡；闔城聞母死，擗踊咸如狂。中有但夫人，
八十鬢髮霜，開我東閣廂，著我素羅裳，倉皇備牲醴，命僕舁黃腸，親爲視殮
含，三繞母屍旁，抗聲慟爲絕，陰霆四塞天無光。錦衣敦迫難久俟，薄俸那能具
行李？父老吞聲爲隕金，商畧通衢實方圓。三日得銀三百餘，空城大小隨行車，
呼天豫徹一千里，道旁聞者咸嗟吁。天王明聖臣當戮，詔發秋曹先繫獄，一物終
回造化仁，六幽竟藉陽光燭。不分生還見故鄉，驚看兒女錯成行，短衫紫鳳半零
落，小子呼爺能遶床，夜閉秉燭獨疑夢，悲喜交并轉沈痛。幾回呼母母不聞，呢
血撫棺推一慟。孤臣九死輕一毛，天心未寤生何聊。愁聞稅監益驕恣，豺狼滿道
人蕭條！

黃克晦，字孔昭，福建惠安人，有惠陽傷亂云：

東粵重來倍黯然，荒村古堡暗蒼煙，山中故老無歸業，水上新民未種田，江

燕春深巢樹腹，野抓日落吹溪邊。東風那管亂離事，草色藤花似往年！

林纘振，字公悅，福建漳浦人。萬曆甲戌（一五七七年）進士，官工部主事。有官

軍來云：

官軍來，官軍來，昨日江頭賊已回，將軍逐賊未百里，將臺先向江頭開，戟手罵賊奴：「恨不蹴爾成塵灰！」父老向前云：「將軍幸勿嗔！江頭賊滿遺煙燼，江邊剝戮餘千人。殺者不可救，骸骨空爲塵，何不割取獻幕府，軍校猶博首虜銀？君不見往年之捷亦如此。石壁城中二百家，三百丁夫同日死；總戎腰玉衣蟒衣，鼙鼓傳觴奏凱歸，海外孤城未解圍。」

孫鎮，字甯之，山東掖縣人。以終一布衣，故譚宗鑑明詩，稱有知之者，王西樵教授萊州，始取其詩論次之，頗加激賞。世無西樵，稱甯之者，亦埋沒於荒煙蔓草而已。

有行役一首云：

薄海多曠野，晚入燕城臺，冥冥孤館閉，颯颯寒風來，停車謝候人，獨坐心

徘徊。瓦燈照素壁，蟋蟀吟空階。命爵沽市醪，一酌心懷開。醉來藉草臥，倏忽鷄聲催。悠悠出郊郭，四望何悲哉：平原人迹稀，惟見蒿與萊；況復年歲饑。千里但黃埃。苦樂大地偏，民生信可哀！

馬之瑜，字君璧，安徽桐城人。有九日書懷云：

茂事三秋老，新悲兩鬢華，壯心銷白酒，愁眼對黃花。海內兵戈滿，江邊賦稅加，可堪鴛婦子，無計守桑麻。

蘇景熙，字汝載，廣東順德諸生，有空城雀云：

空城雀，何不飛去啄食玉山之禾穗，却向空城拾螻蟻？螻蟻雖微，亦自愛其生。可惜城中人。闔室屠官兵！官兵殺人不殺賊，播鼓椎牛縱劫勒。

觀此諸詩，則知萬曆與天啓之間，大亂之機，早經先伏。崇禎非亡國之君，而竟罹亡國之禍者，即以此也。

那昉，字孟貞，江蘇高淳人。崇禎諸生。漁洋詩話有云：「余最許石湖那孟貞五言詩，以爲韋柳門庭中人。恨未及友其人。官祭酒時，鄉人李君令高淳，特屬勸其子孫。李至，訪之，則老妻稚孫，筮筮孤寡，饋粥不繼。李脫贈三百金爲贖腴田。其家竟不知余意也……」則其困窘與詩格可知。有古興云：

北風捲枯籬，飛鳥各殮翼；陽光忽西墜，奔獸向我擲；凝寒盛肅殺，萬類莫能息。我胡亦復然，東西事行役。遺傍有死人，已供烏鳶食。生者不自保，徒爲死者側。

錢澄之，初名秉澄，字幼光；避禍削髮爲僧，名幻光；復冠帶，改名澄之，字飲光，安徽桐城人。崇禎諸生。姚鼐《三無異堂集》中有云：「飲光南渡時，遭黨錮亡命，流滯嶺嶠，歸則皤然老頭陀矣。好飲酒談諧。放浪山水間，每酒後談說平生，聲淚俱下……」蓋一末世之傷心人也。有催糧行及水夫謠二詩：

催完糧，催完糧，莫遺催糧吏下鄉！吏下鄉，何太急，官家刑法禁不得。新

察官長亦愛民，那信民家如此貧。朝廷考課備科重，鄉里小民肌膚痛。官久漸覺民命輕，耳熟甯聞冤獄聲。新地有名官有限，兒女賣成早上縣。君不聞南村大姓吏催糧，夜深公然上婦床？（催糧行）

水夫住在長江邊，年年捱送裝兵船。上水下水不記數，但見船來點夫去。十年家門派一夫，生死向前無怨怒。衣中何有苦搜索，身無錢使夜當縛；遭他鞭朴無完膚，行遍還用刀箭驅。掣刀在腰箭在手，人命賤同豕與狗，射死紛紛瀟路屍，那敢問人死者誰。爺孃養汝纔得力，送汝出門倚門泣。腐肉已充烏鳶饑，家家槍望水夫歸。（水夫謠）

吳嘉紀，字賓賢，一字野人。江蘇泰州布衣。四庫總目評之曰：「嘉紀詩，風骨頗遒，運思亦復剴刻，而生於明季，遭逢荒亂，不免多怨咽之音。」有翁履冰行云：

老翁履冰，手挈稚孫，釜飭塵積，貸粟前村。村農穀富，莫肯念故，翁別倉廩，踟躕歸路。富人如虎，顏色難干。風壓河心。骨重心酸。翁泣語孫：「生無

「可」！河伯想聲，冰開入墮，其子望見，急遽來援，欲引轉仆，骨肉纏綿。一門三世，齊陷波裏。飛雁哀號，無手救爾。

南澂，字季，復字昭萬。江蘇寶應布衣，平生足跡半天下。有當新安吏，飢民搖及游水溢三首云：

我生蓬未造，天戒猶未央，運延三輔地，十載九旱蝗。害氣致晦蒙，妖星爲攙槍，有時雨如血，疵癘見伯彊。中原復凶飢，行者心盡傷。城郭漸蕪塞，弱肉爭豺狼。邊境士易驕，脫巾呼癸庚。絲管殫且盡，國計何倉黃。守臣繫守危，川決必有防，涓涓不能遏，氾濫日以長。蟻賊關西來，纒橫入畿疆。詔旨下六郡，大義賊激昂。我亦良家子，戴履共一王，聞詔即自誓，肯復依存鄉。雄劍久挂壁，拂拭生輝光，持此報恩去，存歿惟沙場。（當新安吏）

高原託羣命，化離無安居，三日僅一食，誰復計其餘。大府方南來，宣言發倉糶，皇皇感且泣，提挈滿路衢。里正仍作奸，公然雜追呼；終歲重剝肉，不得

寬須叟。蒼天聽爾高，吞聲行次且。艱難已盡骨，顯乞身爲奴。（飢民謠）

吾邑兩隄決，百里今無村，巨室貯密積，貧者惟瓦盆。倉皇馮高原，仇讎能幾存。老弱僅一息，敢計饑與殮！粒食苦難計，先謀賣雞豚。白日亦晦匿，陰黔徒飛翻。回憶總髮時，吾曾罹此屯，豈意數十載，重見傷心魂？城郭半卑濕，急雨摧蓬門；十屋九沈窳，日仄啼兒孫。里巷旣壅塞，溝洫多崩奔。東西陷溺甚，破壁連苔痕。吾廬幸未圯，萎盡草木根。誰其披雲霄，陳懇通九閭？（潦水溢）

魏應星，字弁山，揚州興化人，有促織行一首，頗見苛政之苦。其詩云：

促織驚嬾婦，婦歎無所織。倚樓望明月，門戶生荆棘。今年絲雖貴，筐箱盈萬億，買絲忙上軸，軋軋輒停息。豈不長苦辛？將以謀生殖。秋風颯颯生，租吏相催逼，怒目坐我牀，懷中取官勅，擲去忍無言，禍至恐不測。爾豈願何知，夜夜鳴我側。嗚咽入空房，月暗風沙黑。

吳騏，字日千，松江華亭人。崇禎諸生。幼有神童之目，讀書過目成誦。明亡，絕

意進取，自號九峩遺黎。所作詩於蒼涼古直之中，極沈鬱頓挫之致。有厚水歌云：

東南風益大麥枯，秧田夜夜鳴癩姑。鄰農相約共戽水，未及四鼓來喧呼，河
港淺隘潮信小，待得天曉水已無，披衣躡屨急趨出，呼嗶遠近開轆轤，明星滿天
爭唱歌，脚跟踉蹌忘勤劬。東方漸明日欲出，白榆樹上啼慈烏。歸來饑倦汗滯纒
，瓦壺麥粥甜如乳；塲場曬麥日欲午，旋割蘆芽餵童牯。木綿衣衫著不得，無錢
買褐空嘆息。

繆永謀，字天自，更名泳，字于野，又字潛初，字曰一潛。浙江嘉興人。諸生。有
築隄謠云：

朝築隄，暮築隄，築隄何辛苦。天雨三月，漂我田廬什四五。縣官欲役夫，
役夫無家室，但宿隄下土。朝行荷鍤，暮行乞食；乞食路傍人，飢來不得力。前
年築隄隄未立，今年塞河河更急，洪園竹木下已盡，柳條船枝伐不息。明年隄成
多種樹，爲作官家騎馬路。

李沂，字子化，一字艾山，號壺菴，揚州興化人。諸生。有刈薪歌云：

今年水大薪難取，蘆花水面蘆水底，尺五鎌刀丈二柄，竟日一人十束止。辛勤餬口豈能長，尙憂妻子飢凍死。黑雲滿天鳥亂飛，屋西望船船未歸。

陳宏裔，字文起，江蘇南通州人。諸生。其作詩主「我用我法」，蓋深悟剽賊比擬之繆者也。有落日云：

關河百戰後，落日迴含愁，古戍人煙斷，空山草木秋。生涯傷米價，國稅及漁舟。野哭何時息。諸軍正逗遛。

陳宗之，字玉立，江蘇長洲人。崇禎癸酉（一六三三年）舉人。有極望與羣盜云：

朝登崇邱望，四野行人稀。悲風振林薄，紅塵蔽我衣。比屋絕青煙，窮郊多啼飢。陽和雖萌動，不救庶物微。天高不可問，長吏恣疾威。念之五衷熱，願力與願違，閔世莫克拯，撫膺一長歎。（極望）

信阻黃牛峽，人稀白帝城，干戈包殺郡，烽火蔓襄荆。天意高難測，人材浪

得名。荒雞與夜歎，流淚哭殘氓！（羣盜）

楊士聰，字朝徹，山東濟甯州人。崇禎辛未（一六三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遷諭德。其凶年四吟，道盡是時生民慘狀，誠佳作也。詩曰：

累年皆赤地，無怪民窮蹙。釜飢既生塵，爨煙絕比屋，三旬鮮九食，瓶空那得穀，漉槐收澀實，剝榆蠶槁木，樹村罄寒林，草根殫遂谷。已分作捐瘠，曷辭委溝瀆；所恨息未絕，同類鑿其肉！（死饑）

尋常井閭中，每憂逢不若。小竊類螟蛉，大奸乃鯨鱷。遠鎮既攻陷，近村恣驅掠。奮擒或抵罪，強撫先頒爵。腸膚黨日繁，狂騁力寧薄，生齒累百萬，狼藉就鋒鋸；何堪縱虎翼，乃至括魚鱗。徒新空多算，誰肯受良藥！（死寇）

名將重威信，過師從枕席。平日少撫練，臨戎增嘆噴。賊煽既以熾，調發難主客。強者太猙獰，弱者不任革。緣村掠民畜，孰操白完策。貧民無立錫，更復遭奇醜。談笑借汝頭，聊以充斬馘。（死兵）

殺運殄生人，輕細如螻蟻，兵荒已半死，豈堪罹病孽？春來漸多疫，什九劇綿悒，蠢兇既草奏，良謹或闕折。道路續新鬼，親屬累死別。貧民無棺斂，委棄空痛結，橫屍陳道衢，端爲烏虻設。（死疫）

林環，字台正，福建莆田人。諸生。其門有車馬客一詩明係紀實，即是時不僅中原糜爛，且更及於閩浙矣。其詩云：

門有車馬客，車馬何軒軒，問是故鄉人，披衣不及餐。延客登我堂，稍稍敘寒溫。客心乃自悲，對我淚傾盆。云「雷出門時，辛苦猶宵奔。故族已凋喪，親戚無一存。巍巍舊第宅，蓬蒿翳其門；昔時歌舞地，今日聆清猿。君家有邱隴，狐兔遊其原。還憶平生親，跡往惟孤魂。」聽此未及終，氣促聲已吞，勸客飲此酒，感慨淚盈樽。

陸世儀，字道威，江蘇太倉人。諸生。同治（清穆宗年號，一八六二至一八七四年）中從祀孔廟。作詩取達詞意，不專摹擬。有哀黃雀云：

哀黃雀，黃雀飛且鳴，飛鳴一何急？苦饑不得食。荒田草離離，糝穀無練酒。汝不聞東家之子千金軀，朝來自分埋溝渠？那有餘穀活汝爲！

王翹，字介人，浙江嘉興布衣。家故業染，常一手挾書，一手數錢，與布販菜傭相應答。天啓，崇禎間，大雅不作，毅然以起衰自任，有猛虎行云：

北山猛虎行斑斑，夜出索人畫不還。路無行人食不足，只向山中守麋鹿。可憐日久麋鹿窮，猛虎亦死深山！

黎遂球，字美周，廣東番禺人。天啓丁卯（一六二七年）舉人。隆武帝立，除兵部主事。守贛州，城陷，巷戰死。有蕩娘婉眉歌并序云：

崇禎壬午（按一六四二年），賊出增江口，肆擄掠。有殊色蕩五娘者，賊得之大喜，因戲謂娘其眉未甚婉。娘從容語賊曰：「女醜始掃眉，若欲婉，請假我刀！」刀得而削。寶安李子定夫爲詩旌之，以寄黎子。黎子感其意。作蕩娘婉眉歌和之。

毒娘不用眉如柳，雙劍玲瓏腦前後，官兵斂手賊狂嘯，娘舞長眉對之笑，朱絃一夜芙蓉毀，雲雨模糊遠山姿。丈夫髡髻總如此，半尺垂虬掀不起，紫石棱棱婉婉爾，翠娥如鐵真男子。白頭天姥惜飛光，續命只有文中玉。從他烏爪未肯禿，更買黛螺千萬斛。人生安能知死期，癡情豈肯東風吹，借良眉鋒不斬賊，先斬偷生巾幗兒！

思宗

(一)

今有人焉，臥病牀蓐，四肢殭硬，胸腹癱瘓，而頭腦獨清醒；令其胸，則不能呼吸；令其腹，則不能消化；使其手足，則不能動彈。日惴惴焉遠見死神之迫然而至，恐怖悲憤，歔歔流涕。寧非天下之至慘？嗚呼！此明末亡國之寫照也！思宗之言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巨憝。」當時之苦心，此一語盡之矣。

今試讀崇禎十七年二月，思宗所下之罪己詔，吾人五內，究將作何感想？其言曰：
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象養，肆廿載之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爲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

使民罹鋒鏑，踏水火，殲量以整，積骸成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屈送行齎，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切懸磬，田卒汗萊，望煙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終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皆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疫癘爲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廢，言官首鼠而議不濟，或將驕儒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自今蒲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於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尙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衆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尙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

此沈痛實切之言，用諸一國元首肺腑之中，比之唐代德宗奉天諸詔，有過之而無不及，然唐代驕兵悍將，聞之感泣，而有明臣民，反充耳不聞者，此何故也？思宗踐祚，殛朝中客魏，罷東南織文，十有七年，憂國如瘡，踰居深念，盱食宵衣，不遑聲色，不食貨財，欲安得危，圖治致亡者，又何故也？讀史者於此，安可不深長思之乎？

考萬曆之末，苛政繁興，生路既絕，民乃思亂，吾既言之矣。天啓之中，客魏當權，牛殺予奪，唯意所欲，於是公忠正直之士，貶斥翦屠，讒諂逢迎之輩，高據要津；以彼之朋，引彼之類，而乾兒義孫養子狗奴，乃充斥於朝，密佈於外。此種乾兒義孫養子狗奴，既能向婦人宦豎叩頭，則安能不對流寇屈膝？能對流寇屈膝，亦安能不向外夷俯首？公忠正直之士既去，舉朝內外，除此乾兒義孫養子狗奴，即稍自愛者亦當爲噉唯否否呢嚙趁趁之輩。此種唯唯否否呢嚙趁趁之輩，所以自甘仰人鼻息同流合污之故，亦僅貪權戀位懷祿愛利而已，元首之爲李爲宋。統治者之爲漢爲夷，復非彼等之所欲問也。如此衆庶，如此臣僚，思宗其如之何？孤立於上，蒙蔽實多；一魏雖去，千魏方來；故已

外，庚辰之間，鑄貨屢年，而有司執法侵蠶如故，一紙詔書，口惠而已。安能於實事有補？而李自成遂因之得勢矣。

李自成於崇禎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正月，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改元永昌。旋掠河東，河津，滎河及絳州俱陷。復進陷蒲州，汾州，直抵太原。至忻州，官民迎降，遂攻代州。代州總兵周遇吉戰敗，闔室自焚，遇吉被執，磔死。李自成嘆曰：「使守將盡如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賊分趨真定，真定兵叛降賊；犯保定，中軍繼城降，兵潰，賊遂入城，賊犯大同，兵民皆欲降，不應城守之命，城遂陷。李自成乃長驅向宣府，巡撫朱之馮懸賞募軍守城，無一應者，之馮自刎，軍民俱迎降。寇遂自柳溝抵居庸關，總兵及監視太監俱迎降於賊。賊進陷昌平州，諸軍皆降；賊遂自沙河而進，直犯京師。

是時，京師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而登陴者僅贏弱五六萬人；守門之政，又操之內官。城外三大營旌皆潰降。京軍以乏餉故，驅守率多不至，即至守城，亦不用命，

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寇攻城，礮聲不絕，流矢雨集，而城守卒以懼賊屠城，方以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磺鳴之。於是瑞人獻城，外城遂降。帝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命進酒連沃數觥，嘆曰：「苦我民爾！」復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帝揮去，令各爲計。后自經。帝召公主至，主年十五，歎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刀斷主左臂。主未殊，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絕，久之蘇。帝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召太監王承恩對飲。復御前殿，鳴鐘召百官，無一至者。遂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王承恩縊於其側，帝披髮，御藍衣，跣足，去朱履。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踐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嗚呼。慘哉！明代至此，可謂實已亡國。此十七年愛國如著之君主，欲安得危，圖治致亡者，彼實無任何重大責任也。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苦李得苦李，種烏附得烏附，萬曆、天啓之所種，其因乃叢現。

於學績之末。後之柄政者，其亦知兢兢業業，日夜匪懈，以善探其所種乎？吾將移香祝之矣。

(二)

孫承宗，字稚繩，直隸（今河北）高陽人。萬曆甲辰（一六〇四年）第二人及第，授修撰，累遷至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東事急，自請督師。遂以原官加太子太保，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潢登萊諸處軍務。經營四年，關地四百里，以魏忠賢之忌，功未成而告罷。崇禎己巳（一六二九年）再起，朝受詔而夕就道，以恢復爲己任，守通州，移鎮關門，頗有功勳。復以羣小之排擠，引疾歸。清兵攻高陽，城陷，入城南老營中，周葺席藉地，望關叩頭，叱持燭者趨給我，乃絕。子孫凡十九人，皆力戰從死。有朱大將軍及鄒中丞漢二詩云：

朝恩一拜觀軍容，胡騎千羣錦水東，最是甯山餘勇在，滿城齊唱黑王公。（

朱大將軍……）

按蘄論修守，能名威繼光。中丞來訓練，我武頓維揚。揮羽奮鵝鶴，投鞭驅虎狼。如君凋落盡，誰復念封疆！（鄧中丞漢）

王家彥，字開美，福建莆田人。天啓壬戌（一六二二年）進士，除開化知縣，累遷至戶部侍郎，協理戎政。都城陷，自縊死。有城頭秋感云：

漠漠寒雲起暮笳，煙塵猶未退戎車。壁門明月臨青海，朔野霜風捲白沙。幕府夜闌蛩復切，殿城秋老菊無花。可憐關塞淒涼甚，荒塚累累數萬家。

許直，字若魯，江蘇如皋人。崇禎甲戌（一六三四年）進士，徐義烏知縣，擢吏部主事，遷員外。都城陷，自咎曰：「國亂不匡，君危不濟，吾惟一死而已」。北向拜君，南向拜父，自經死。有絕命詩云：

擲筆翻然辭世行，老親幼子隔幽明。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留死後名。

王士和，字允協，濟南新城人。諸生。甲申聞變，隨父母登樓自經死。其父，御史與胤也。有絕命詞云：

痛余生之不辰兮，天滅我之立王，我父母一聞兮，涕滂沱以徬徨，以身殉國難兮，維千古之臣綱。嗟反面而事讎兮，方臣妾之未遑。哀世涸濁兮，四維不張。大地無容身之隙兮，願隨我父母兮歸帝鄉。

戴本孝，字務旃，安徽和州人。漁洋詩話稱其「詩畫皆絕俗。」有中山老嫗及長干丐者二詩（詩前各有小序）云：

中山田家有老嫗，年近八十矣，失其姓氏。甲申五月，開國難，蹈水而死。三百年耕鑿，思深草土間。傾危當暮齒，激烈僅孀髮。至姓何關學，愚忠豈可刪。殺青存信史，留簡記中山。（中山老嫗）

長干有丐者，曳杖挈瓢。且哭且笑；行至通濟橋，植杖挂瓢，脫屣橋上，投河而逝。人於其瓢中得一詩云：「誰把乾坤忽動搖？風吹滙水冷蕭蕭。逢人莫訴

傷心事，乞丐如何愛此顏？」

骨天蓋黃土，生死太尋常。欲乞誰家食，甘同故國亡。一竊詩派盡，雙履跡

塵香。蒙袂真堪詠，斯人豈廟廊？（長干丐者）

傅占衡，字平叔，江西臨川人。有梅棠樹引一篇，述思宗殉國前諸臣之長意及流寇

入京後之情狀，極爲沉痛。詩及小序云：

周鑄臣酒中，述其里中老常待所說甲申事，其與野語不符，哀而記之。

潼關失險黃河狹，廣明大盜窺鎗榻，萬官蒲檄吞炭瘴，一朝鴛鴦空四圍。太僕無馬奉至食，破燕落瓦九廟門。長秋天上宮女泣，壽皇殿前花露溼。問誰扈蹕二王公？身隨社稷叉手立。跪鬆纓帶忙叩頭，置之海棠樹陰幽。奏罷遠天下階去，風沙先導山陵路。愚豈羣賊索都城，豈有國破英君生？況復滿朝皆良善，藏亡隱死非難辨。老蕭墮淚述蕭牆，總覺民間聞見舛。可憐一帝只一奴，區區臨事潔不污。宮柳又青苑花紫，雲暗海棠對株死。

陳孝逸，字少遊，江西臨川人。思宗殉國後，遺體爲李自成所獲，清人入都，禮葬之，稱之曰：「思陵」。窈窕之狀，自可想見。孝逸有金君較一詩哀之云：

漢家天子尚規模，虜死如生事事都；龍殿多墳按庭女，鼎湖三分天下租。可憐思戀半坏聚，夜台疑是冬青樹，影籠殘照落孤螢，百尺蒼虬空鬱翠。誰將妃子侍寂寥，此山豈容標懷字。比聞陵吏忠足傳，棄官宿衛守墳園，幾見舊人來下馬，時聽猿鶴嘆霜天。干旛猶執金吾仗，狐兔縱橫不可撓。何處黃冠風雨中，一拜一慟一個悵！老卒受此畢餘生，會窆穴畔從田橫；狐臣隱死無名字，孝廉爲我書銘旌。

陳宗之，字五立，江蘇長洲人。崇禎癸酉（一六三三年）舉人。有極望一詩，固猶作於崇禎初年也。其詩云：

朝登崇邱望，四野行人稀。悲風振林薄，紅塵蔽我衣。比屋絕青燭，窮郊多啼飢。陽和雖萌動，不救庶物微。天高不可問，長吏恣拔威。念之五衷熱，願力

與顯達，閱世莫克拯，撫膺一長歎！

趙相如，字又漢，安徽桐城人。天啓諸生。有甲申春初感事及江南曲二詩云：

羣策勳名在鼎鑪，英雄何日穩元凶？十年議撫煩司馬，五等新頒起臥龍。河伯威能爭豫壤，泥丸險境潰函封。荒原萬里春田草，甌上誰明盛世農。（甲申春

初感事）

樓船鼙鼓動江城，長板橋頭夕照橫。少婦不知烽火急，樞猷猶唱鳳陽聲。（

江南曲）

方以智，字密之，安徽桐城人。崇禎庚辰（一六四〇年）進士。授檢討。國變後爲僧，名宏智，字愚者，一字無可。有告哀詩及從江上歸里二首云：

守陴神策亂紛營，樞密雍容禁請纓。東觀士猶朝試簡，北衙軍已夜開城。攀轡竟把蒲湖痛，噙臂虛傳駱谷行。金紫貂蟬何處哭，小臣血伴闕烏聲。（告哀

詩）

新曩舊田田半荒，檣正日履繁霜，莽行有虎邨頗少，野宿無鷄寒夜長，但
有蓬蒿如昔日，御將桑梓作他鄉。城郭敗榭多枯骨，愁對北風說戰場。
（從江上歸里作）

方其義，字直之。以智弟。諸生。天姿警敏。爲詩文不假思索，援筆立就。國變後
嘗入斷事廳劇死，子往持之。然悲憤卒不能解，竟以早死。有野宿及和李舒等感懷

古二詩云：

芳草凋萋萋，鄉心逐馬蹄。亂雲時聚散，流水漫東西。歲月銷烽火，江山入
鼓鼙。壯懷看漸老，惆悵此聞鷄。（野宿）

薊門秋色冷邊關，滄憶蒲葦漠北還，飲馬直教臨瀚海，射雕誰敢過燕山，陣
前通寇新王子，口外降兵舊彘顏。側席祇今勞聖主，諸臣何以策時艱？（和……）

燕臺懷古

朱一星，字近修，江蘇海甯人。崇禎壬午（一六四二年）舉人。國變後，遁逃海上

饑寒顛沛，百折不回。貞固之操，恒於詩篇見之。有夷門歌及還過爲可堂即事二詩

云：

虎狼吞併古所聞，救趙却秦成大勳。平生結客魏公子，激烈豈爲平原君。朱亥狗屠感意氣，侯嬴老人識名義，臨風刎頭捐一軀，赫赫精靈感天地。恥不帝秦亦徒然，蹈海虛傳魯仲連。（夷門歌）

四壁蕭條外，不燕即戰場。殷勤逢父老，涕淚滿衣裳。白日扃荆戶，青燐照草堂。鶴鶴聊可息，慙愧賦靈光。（還過爲可堂即事）

李維，初名天植，字因仲，更名後，改字潛夫。浙江平湖人，崇禎癸酉（一六三三年）舉人。甲申後，遷迹龍湫山，數十年不入城市。家奇貧，相對惟白頭婦。後復耳聾，與人相接，無一言；久或相視而泣。長吏守帥聞其名，訪之，恒踰垣避去。山中糲絕，或贈以酒米，非其人，雖饑不受。每歲必賦三月十九日詩，必悲泣悽惶欲絕。竟以餓死。有賦傷爲嬰垣凍死及聽楊太常彈琴詩（兩詩皆有小序）云：

老友嬰垣，年八十一，無妻無子，餓無食。性高傲物，不肯干人，真介守者。凍死雪中，殊深悲悼！賦此唁之：

貧居傲性不干人，楚楚衣冠迥絕塵。昨夜雪中騎健去，白雪堆裏一遺民。()

賦傷那嬰垣凍死

西川楊懷玉，名正經，酉陽宣慰使，善音律。崇禎年間，召定郊廟等樂章，賜琴一張，換文階，特晉太常，甲申後，髡爲僧，遊寓於淮張子爾管居，時彈琴其中，相得甚歡。豫章王子于一嘗聽其西方操，作五言十律。余爲賦七言長句：

秦箏與趙瑟，傾耳多繁音，亦有蜀國弦，能傳獨客心。關西老禪楊粟後，自言先帝蒙恩厚，家世兜鋒一武弁，撥兵山海馳驅久。時提長劍復邊城，時撫孤桐理性情，丹心一寸憑誰訴，碧月三更愴自鳴。何期薄技承聰眷，天子明光初召見；祇愛驅車東西爭，那識角音風氣變。都護銜新換太常，瑤琴傳旨賜師襄。可

機倉猝流氛惡，一夜烽火入錦章。旋頭星明帝星落，天主聖明不可作。故嶠無家泣旅魂，天涯乞食嗟行脚。淮海飄零值故鄉，南州高士今何之，空堂今夕複何夕，爲君感激彈朱絲。朱絲有悖君不語，朱絲無聲君不去。西方凝望天茫茫，美人縹緲然尋處。（聽楊太常彈琴詩）

李沂，前錄其刈薪歌時，即已畧述其身世。亦有聽楊懷玉彈琴歌。蓋明末楊懷玉之彈琴，亦正如天寶後李鶴年之彈琵琶，興亡之感，前後正同也。明余闕可歎詩云：「南樓花鳥北樓煙，沸地歌聲動管絃，十載江南多恨事，筵中莫遇李鶴年！」聽楊懷玉彈琴，亡國之恨自油然而生矣。歌云：

楊君善彈思皇操，自言崇禎末年作；強之再三始肯鼓，猶絃沈吟淚先落。引商振角時叩宮，八荒蕭瑟回悲風，天地愁慘白日凍，啾啾鬼哭空庭中；絃鳴指咽絕復生，黍離麥秀傷人情。感時述事語不明，四座慷慨誰能平。楊君本居西蜀，幼精馬槊兼弓刀，三巴健兒好顏色，立功好著蜀花袍。是年天子郊宮蒼，還宮

三嘆古樂亡，爰命廷臣定樂章，侍臣聞詔俱徬徨，或薦楊君通律呂，徑來天上調宮商。便殿侍坐近玉牀，賜書得比中書堂。羅翻蛟躍乾坤改，重老飄飄適東海，千金囊橐散無餘，惟有先皇賜琴在，陽山客舍長莓苔，重門小苑碧桃開，靜簡遺書春寂歷，細蕪柏子雲徘徊。滄浪之水何清清，波底際雪白鷺明。布帽青鞵又西去，日暮相思空復情。

黎祖功，字耆爾，江西新建人。十七歲江行，死於盜，作詩縱筆放恣，無往不宜。曹自序云：「戊子歲，始學嘲咏，紀義熙之五年，存長城於數字。」按戊子爲舊史紀年之順治五年（一六四八年），演繹其紀義熙五年之意，則當紀爲「崇禎二十一年」，蓋亦一亡國後之傷心人，縱不死於盜，亦不免於天亡者也。有吁嗟行云：

山河不撥客爲刃以納我脰？天何不降玉爲棺以封我尸？區區姓氏人不知，面目塵土何所爲！魯連好個儻，曹公無威儀，肯如小儒舉學衣裝學仲尼？留我筆，燭我詩，手中提攜三尺兒，誰博白兔兩丸泥，荒竊驚起夜鷓啼，神鬼駭駭得志天

地悲！

明季哀音錄

四四

弘光帝

(一)

思宗既崩，李自成旋入都僭號，忌平西伯吳三桂兵強，脅其父襄作書招之。三桂已
有降意，途中聞愛妾陳沅爲賊所得，大怒，馳歸山海關，作書報父，畧曰：「父既不能
爲忠臣，桂亦安能爲孝子！桂與父訣，請自今日，雖寧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
遂遣使向清人乞師。清睿親王多爾袞即率師入關，併三桂軍敗李自成，自成殺吳襄於永
平，返京盡屠襄家屬，敗遁山西。於是明人前門距虎而後門進獅矣。

清人入關，非由其兵力無敵，實以兩虎相鬥。坐而得利。盤據北京，已爲非望，初
無全併中國之心。故世祖入關後撤文南方，猶謂：「明朝嫡胤無遺，勢難孤立，用移大
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
一是則南朝如有作爲，力圖進取，固亦非無建國之機會也。然則南人果何爲乎？

京師既陷，報至南中，諸大臣議立新君。是時潞王常淂，福王由崧，俱以避難至淮。安。以潞王較賢明，衆欲立之。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即利福王昏庸，易於挾制，遂密結總兵劉澤清高傑等，兵擁福王，立至儀徵。衆懼，迎福王，建賢國號，旋即皇帝位。改明年乙酉爲弘光元年。

嗚呼！國仇未報，強敵當前，半壁山河，危如累卵，公忠謀國，尙恐不濟，而乃以私利出之，此南朝之亡，馬士英實應首負其咎也。此弘光帝者，此時方何爲乎？

甲申秋，南敵坊不足，充下陳，私徵之遠境。阮大鍼……輩各購進，大內嘗演麒麟閣傳奇劇，未終，妓人首戴金鳳者三——蓋宮例承幸，戴金鳳以自別也。上體魁碩，一日斃童女二人……月裏骸出，若干弱質萎蕤，委於塵露……（詳遷）

棗林雜俎

八月初二……有中使四出搜採，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聞井駭然。……二十二日，羣奄羅擗收女……九月初九日，選淑女黃氏、郭氏、戴衣送

內。命再選。……二十四日……日來遺途鼎沸，不擇配而過門。……有……少女
自刎，母亦投井……十月……十七日，諭……挨門嚴訪淑女。富室官家，隱匿者，
隣人寢坐……（明季南畧，卷六）

時上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火酒，伶官演戲爲樂。修輿甯宮，建慈禧殿，
大工繁費，宴賞皆不以節，國用匱乏……甚至沽酒之家，每筋定稅錢一文，利之
所在，搜括殆盡……（明季南畧，卷五）

此種荒淫奢侈之主，守成且不足，安與負中興之重責哉？南朝之大誤，蓋首在立弘光
矣。

弘光既立，馬士英以擁戴之功，獨當國政，既排公忠之史可法，使出督師，旋復不
顧情議，悍然起用列名魏黨之阮大鹹。於是馬阮二人，狼狽爲奸，選淑女，助淫亂，重
典黨獄，賄賣官爵，致未厭境，早致衆叛親離，欲國不亡，安可得乎？

以如是之國君，以如是之大臣，欲責其誣賊復仇，瀝我河山，夫何異緣木求魚，南

輾北軌盡？嗚呼！緣木求魚，木得魚而已矣；南轅北軌，不至焉而已矣。以如是之國君，以如是之大臣，非僅不能討賊復仇，還我河山而已，其必致亡國之禍，蓋不待龜卜而知之。此吾人每讀史可法請恢復疏，常爲之撫膺歎息，不能自己也。其疏曰：

十一月十七日辛丑，欽命督帥史可法。爲時事萬難分支，中興一無勝着，密請恢復遠畧，激厲同仇，以收人心，以安天位事。痛自三月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大仇在目，一矢未加，臣俯首督師，死不塞責。晉之末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固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然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歌，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頑成暮氣矣。屢得北來塘報，皆言清必南窺，水則廣調號船，陸則分布精銳、黃河以北，悉爲清有，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及於關陝，討賊之詔，不達於北廷，一似君父之仇，置之膜外者。諸見清示，公然以僭逆二字加於南，是和議斷斷

難成也。一旦寇爲清井，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勢鷓張，足以相扼，必轉與滑合，先犯東南。宗社安危，決於此日。我即卑宮菲食，嘗膽臥薪，枕戈待旦，破斧沈舟，尚恐無救於事。以臣親廟堂之作用，與百執事之經營，殊有未盡然者。夫將之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之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鼓。夏之少康，不忘逃出自復之志，漢之光武，不忘蕪蕪蕪蕪之時，臣願皇上之爲光武少康，不願左右蓄御之臣，以唐肅宋高之說進也。憶前北變初傳，人心駭淺，臣等恭迎聖駕，臨蒞南都，憶萬之人，歡聲動地。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贊見高皇帝高皇后，則淚痕滿襟。皇天后土，賞式昭臨。曾幾何時，頓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帝待臣以禮，駁將以恩，且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膜置！以臣仰窺聖德，俯察人情，似有初而鮮終，改鑄

而見恐。以清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清之能行仁政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以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使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激也。國家遭此大變，皇上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臣於登極詔稿，將加恩一欵，特爲刪除，不意頒發之時，仍復開讀，聞清見此示，頗笑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爲極，以後似宜慎重，專待真正戰功，庶使行間猛將勁兵，有所激勵也。至兵行討賊，最若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輸亦罷難懸，似宜將內庫一切，盡行備解，溲濟軍需；其餘不急之工役，可己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宴衍，左右之貢獻，一切謝絕；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廢，亦宜概從儉約。蓋盜賊一日不滅，海宇一日不甯，即有宮室，豈能宴處？既有玉食，豈能宴享？此時一舉一動，皆人心向背所關，鄰國窺伺所在也。必皇上念念思祖宗

之鴻業，刻刻憤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并於選將練兵滅寇復仇之一事，庶乎人心獨不斃，天意猶可回耳。臣待罪戎行，不宜復預朝政，然安內實禦外之本，故敢痛切直陳。

君昏於上，臣蔽於下，晏安忘危，動輒詈方，此朝內之情狀也。是以此欲恢復，彼欲苟安，此欲討賊，彼欲逸樂，目的不同，舉措自異，故此疏之入，僅微風過耳而已。俗諺有云：「大厦將傾，一木難扶」，信矣。

史可法以先主迎立潞王，被排用外，督師揚州。渠分江北爲四鎮：命劉澤清駐淮北，以經理山東；高傑駐泗水，以經理歸、開；劉良佐駐臨淮，以經理陳、杞；黃得功駐廬州，以經理光、固。而諸鎮不睦，互相仇視。乃復移高傑至瓜洲，黃得功至儀徵。清兵至，良佐、澤清皆降。歸德陷，高傑進駐徐州，復爲許定國所害。左良玉者，跋扈將軍也，時駐上游武昌。以積怨阮大鍼，乃以清君側爲名，舉兵東下。大鍼懼，急檄可法入援，可法至燕子磯，良玉已病死於途，其兵復敗於黃得功。迨可法返江北，而清兵已至。檄諸

饑，無起援者，遂堅守揚州，七日城陷，死之。

於是清兵渡江而南，陷南京。宏光帝奔蕪湖，依總兵黃得功。叛將劉良佐率兵至，得功拒戰，中箭死。帝遂北狩。時宏光元年（清順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年）五月，距登極之去年五月，實僅一年也。清兵旋直下杭州，潞王出降，明年八月，帝遇害。

(一)

史可法，字憲之，順天大興人，原籍祥符，崇禎戊辰（一六二八年）進士，除西安備官，累擢至南都兵尚書。弘光帝立，以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淮陽。清兵下揚州，自刻不殊，被執死。全集詩僅三首，然皆仁孝之言，無意求工，感人自切；遺書五通，則血與淚之所凝成也。茲並錄之：

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

鍾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於願足矣。乙酉四月十九日，大明史可法嘗。

（遺書一）

不肖兒可法遺稟母親大人：兒在宦途一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至曠遠於定省，不忠不孝，何顏立於天地之間！今日死殉，誠不足贖罪。望母親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兒在九泉，亦無所恨。得副將德威完兒後事，望母親以親孫撫之。四月十九日，不肖兒可法泣嘗。（遺書二）

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定約，當於泉下相候也。四月十九日，可法手嘗。（

遺書三）

可法遺書於叔父大人，長兄，三賢弟及諸弟諸姪：揚城日夕不守，勞苦數月，落此結果，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恨！獨先帝之讐未復，是爲恨事耳！得副將史德威爲我了後事，收入吾支爲諸姪一輩也。切勿負此言！四月十九日，可法嘗於揚城西門樓。（遺書四）

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復大饗；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於城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絕筆。（遺書五）

母在江之南，兒在江之北，相逢敝夢中，牽衣喜且哭。（憶母）

來家不面母，咫尺猶千里。磯頭灑清淚，滴滴沈江底。（燕子磯口占——自註：時奉召勦左兵）

待理猶繁苦抱病，公餘働枕奈如何！民饑由己嗟艱食，兵悍逢人欲弄戈。撫字無能先布德，催科甯忍復爲苛。白雲交瘁燕山下，國手誰憐妙劑多！（六安署病中感懷）

左懋第，字仲及，山東萊陽人。崇禎辛未（一六三二年）進士，除韓城知縣，擢戶部給事中，改刑部，弘光帝立，以兵部侍郎充通問使，不屈，死於燕市。有絕命詞云：

漠漠黃沙少雁過，片雲南下意如何？丹衷碧血消難盡，蕩作寒煙總不磨。

夏允彝，字彝仲，松江華亭人。崇禎丁丑（一六三七年）進士，除長樂知縣。弘光帝立，起吏部主事。南都失守，遂歸；松江陷，投水死。有哀侯京兆嗣會詩云：

烈烈侯夫子，負節本奇特，十載罷郎官，抗志衆莫測。西江富文彥，衡鑒饒奇識。三復陟肥詩，解組依親側。砂礫揚中天，青靈睛無色。壘壘榮陽城，糾糾鬪翟力。環塹方及泉，子魚殉社稷，公語兩子前，生死義各得。兩子泣相從，之死矢靡慝。外絕督衛旅，內竭鼠雀食。重關泣漣浦，屠毀填荆棘。壯哉一門士，九京同羽翼。所惜蘭蕙摧，沈寃成罔極。

侯玄演，字幾道，蘇州嘉定人。通政嗣會子，嗣會，天啓乙丑（一六二五年）進士，改褐後累官至順天府丞，未赴而京師陷。留郡再滯，除左通政。清兵渡江，時方家居，邑人推其起兵，遂散家財，集義勇守孤城，城將陷，赴池水死，母妹及二子從之，其

一即玄演也。玄演有六月十四夜詩一首云：

緜海何當學魯連，奉親儻許託山田。繭飛風景驚烏鵲，感激心情泣杜鵑。一

代文章傷節義，百年鄉井愧生全。誰知此夜宵天好，鬼出殤號月正圓。

帶秉純，字不二，安徽含山諸生。弘光乙酉，（一六四五年）南都破，絕粒不食死。

。有絕命辭云：

逢人漫說宋文山，樓上三年坐臥難。我本布衣饑不死，西山無面復相看。

袁繼咸，字季通，江西宜春人。天啓乙丑（一六五五年）進士，除行人，累官至兵部侍郎，總督江西、湖廣、隨天、安慶軍務。左良玉死，其子夢庚以兵降清，繼咸被擄北去，清親王以高官誘降，不屈死之。有自銘二首，一作於軍中，一作於誘降時，袁山，其自號也。銘曰：

死事也易，成事也難。爲嬰弗克，爲白維艱。張死匪先，許死匪後。臣心匪他，靖獻我后。

大官好做，大節難移，成仁取義，前訓是師，文山袁山，仰止庶幾。

嚴重，字敬夫，安徽和州人。貢生，召試第一，除湖州推官。清兵陷湖州，起兵復

城，戰敗，中箭洞腹，走鷹阿山中，創發死。有絕命詞四首云：

平生不願頭床死。今日甯知死臥床。忒是便宜兒女子，不將馬革走沙場。

河村柳樹碧如煙，父老留根三百年，也移幾檨鬱泉石，候到春深巢杜鵑。

前年三月十九日，與容登山披髮號，選得山空人絕處，好挑山菜酌溪瓢。

難言五月傷心事，九鼎云亡又未知。莫翦孝陵陵上柏，重重萬壑倚天枝。

廡三衡，字孟璿，安徽宣城人。貢生。家故富，輕財好施與，客多歸之。清兵下江南，益出家財募士。旬日得數千人。遂起兵，屯姑山，兵敗被執，死於市。有西山三首

及題紫室一首云：

黃河流不盡，北燕至何爲。冠蓋空三輔，鯨鯢盡赤眉。魂銷分劍日，心折覆

巢時。野哭千山暮，無人慰黍離。

世亂忽如此，國恩誰與倫？徵兵到旣脫，掉盜自重關。貧賤憐知己，弓裘忘

至尊。中宵望北斗，不敢賦招魂！

終日如有失，相看何所求。一身隔江海，雙淚滿滄洲。父老疑猶在，東南淚不收。中原多李郭，早晚急同讎！（西山）

吳越連沙漠，天心不可謀。漫留千丈髮，笑看百年頭。若水心猶烈，平原志未酬。清風吹宛句，朝暮五湖秋。（題繁室）

錢鏐，字仲叔，浙江嘉善人。崇禎丁丑（一六三七年）進士，除南兵部主事，擢廣東僉事，未赴。乙酉，起兵澧澗，三吳志士多挈家依之。八月兵潰，將間道至徽州，泊舟震澤，聞湖中礮聲震天，衆寡不敵，投水死。有金陵感懷云：

上游千里磨耘紆，南國流人敢告饑？荒歲榆皮供父老，戰場篝火哭孤兒。防江總恃波濤急，草檄誰嫌斥堠遲？獨少武陵吹一曲，悠悠羌笛滿旌旗。

陳瑚，字言夏，江蘇太倉州人。崇禎壬午（一六四二年）舉人。聞流寇陷京師，痛哭焚衣冠，躬耕與諸子講學。州守欲以其名應徵，峻拒之，曰：「執事若不收回成命，即當削髮入山；況所欲有甚於生，萬一急不擇音，得毋爲仁政累乎？」州守乃寢。有詩如下：

不泊吳關下，星霜又幾回，隄車新使舫，煙草舊歌臺。易入王維恨，能令庾

信哀。桃花綠底事，滌傍戰場開？

（過吳門有感）

圖畫山川感慨多，邊陲風景近如何？入關無復蕭丞相，聚米空思馬伏波。兩

戒一江橫似線，九州五獄小於螺。錯疑留守魂歸夜，風雨聲聲喚渡河。（映碧先

生見遺地圖）

談遷，初名以訓，字孺木，一字觀若，浙江海甯人，邃於史學，詩多哀艷之

音。有廣陵懷古云：

南朝舊事一蕪城，故國飄零百感生。柳影天涯隨去輦，楊花江上變浮萍。遠

山舊橫新黛，斷岸還幽散冷螢。今日廣陵思往事，十年前亦號承平。

周歧，字農父，安徽桐城人。貢生，以辟舉開封推官，復以按僉事銜參史可法軍，

人比之陳琳，阮瑀。南都陷還鄉，築土室，吟臥其中，終身不履城市。有潑女吟答陳百史

一詩，蓋諷聘齋也。其詩云：

蟾魄既西蝕，烏羽亦東藏，烈烈驚風吹，壁冷燈無光。中有獨居女，啾啾聞悲傷，問女何所悲，不字稱未亡？豈悲衾與裯，切恐人無良。有客何方來，將書委篋箱。閒絨讀素書，姊妹舊成行，上慰顏色好，下言夫婿當。墨書篋箱中，卻拜歸空房。孤鸞戀枯澤，彼鳳自有凰。感君纏綿意，還君明月璫。寄謝諸姊妹，勉事新姑嫜！

吳中蕃，字滋大，貴州貴陽人。崇禎壬午（一六四二年）舉人；永曆帝立，除邊義知縣，擢重慶知府，改吏部郎中，有秦淮月下云：

秦淮滌管最多情，夜夜鳴鳴傷耳鳴。有客抱愁階下立，何人擁棹月中行。烏飛更向誰之屋，駝臥行看汝在荆。遙望孝陵深一拜，如聞天語念神京。

祝之至，字一生，四川洪雅人。崇禎癸未（一六四三年）進士。國變後返鄉，蜀亂，入峨眉山爲僧。有金陵一詩云：

東南形勝帝王州，幕府維揚鎮上游。人物衣冠三楚麗，稜陵風雨六朝秋，又

傳簫鼓歌瓊樹，重見烽燧漁石頭。往事陳隋飄忽盡，新朝天子正無愁。

吳用鈔，字士衡，安徽桐城人。以蔭除內閣中書。有金陵懷古一首云：

一曲歌殘王氣銷，臨春春盡草蕭蕭。軍書床下函仍閉，鐵騎城中隊已調。玉

璽驟驚歸北國，美人猶自說南朝。賞心亭畔孤魂在，寒雨淒風自寂寥！

顧在觀，字觀生，松江華亭人。楊文聰重其才，延教二子，旅荐置馬士英幕府。阮大

絨欲大興黨獄，即以在觀力阻。士英始未肯肯，固一公忠正直士也。亦有金陵懷古詩云：

十年不見石城秋，萬事皆隨江水流。晉代五龍空往識，謝家雙燕有新愁。千

門衰柳懸殘月，一劍清霜感敝裘。滿目相逢無限恨，那堪重上仲宣樓！

常延齡，字喬若，應天人。開元王遇春後裔，襲爵懷遠侯。國變後爲僧，號蒼谷，

居湖熟村，種菜以老。有揚州一首云：

傷心幕府夕陽開，往事江南不盡哀。飲羽共憐黃鬪子，空拳猶奮乙邦才。誰

知閭閻流無盡，已去天心挽不來。宰相尙留乾淨土，北風吹裂奮旗臺。

胡長庚，字星孫，颯天人。駙馬東川侯胡觀裔孫，以爵讓弟，賣藥以終。亦有揚州一首云：

一片陰寒畫不開，笳聲淒絕角聲哀。文山自正千秋氣，諸葛空思十倍才。颯朔風吹淚落，沈沈西日送愁來。大招欲賦天難問，瓦礫拋殘上將臺。

艾丹生，字彤寶，一字山夫，浙江嘉善人。垂老落魄，竟以貧死。有乙將軍歌云：

乙將軍，真人，烈如雷，雲，又如雷，萬春。冒重圍，入孤城，出孤城，部領二百騎，出入風雨旒雷霧，誰能從之曰張衡。將軍起列仗，主將陷陣，單騎拔之，推主帥上馬，短兵接戰身步行。乙將軍，真人，初隸黃得功，後隸史道鄰，面中飛矢屹不動，揚州化作睢陽城。將軍戰死舊城下，誰能傳之昌黎文。

（右詩中所稱「乙將軍」，即常延齡揚州詩中之乙邦才；而所稱之「昌黎文」，即劉體仁所作之「乙邦才傳」。茲錄於左：

明季，潁州李將軍重，羽挺身入劇賊袁時中營，招之降，賊殺羽。忽聞有乙將軍

者，追破其衆於細陽舊城，縛二賊將，酌酒於李將軍位前，跪而斬之。予於是識乙將軍。將軍名邦才，字奇山，山東人。初從禁旅爲隊長。大將黃得功與流賊戰於霍山，翼騎陷水田中，賊圍之數重，射死所乘馬。得功射賊，輒洞胸貫甲。相持會暮，餘二矢耳。而邦才從高望見之，識其冒，曰：「黃將軍也」。大呼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拔上。邦才授馬，分箠中矢，步從得功走，時轉射其追騎，殺十餘人，始及其大軍。邦才自是名勳軍中。邦才善治軍，器甲必精美。卒服敵惡者，輒罵之爲「乞兒」，務使與己尊；實以耗其財，不使有贏。鹵獲皆歸有功，已無所問。自兵興，邦才常在軍所，號爲南五營者，往秦豫楚，其餘名將雜沓，不可勝紀。顧壽六霍歲獲兵，將軍解圍陷陣，邀擊進奔，大小十餘戰，功皆冠軍，或上其功，或移其功他人者數矣。或飲至，同列憤，喋使言，輒謝曰：「此我衆不惜死，故破敵，我一人何能爲？」終不自白。形貌儼中人，奮顏劫華，猿臂而蜂膂。善投壺，居常敵矢百變爲笑樂。愛敬士大夫，進退安雅，初

不知其不知書也。其休兵濠上也，予道過之，方獵還，爲予置酒割鮮，自彈琵琶，侍姬歌奏聲相和，歡甚。覆琵琶於膝，注視予曰：「邦才出行間，致偏將，數驗功，拜尙方銀幣賜，以大帥荐者積且滿，邦才非其人也。所可報國家者，此身耳；願不見敵，但當調曼容絃歌娛心意，一朝上馬去，且判此肝膽矣。」予心異其言。後史公可法請顯得邦才自隨，遂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竟死。

韓繹祖，字茂貽，浙江烏程（今吳興縣）人。諸生，與總兵金有鑑等起兵復湖州。兵敗，匿僧舍。一日，偶見伶人衣冠上場，大痛而絕。有詩二首：

權臣內復外強藩，來往江淮一旅屯。馬革空留酬義骨，龍髯追從鑿忠魂。還

移諸葛終無效，力盡睢陽又絕援。夢裏旌旄催北渡，孤墳何不葬中原？（揚州哭

史督輔老師墓）

鉤黨餘生賴鬼神，士生斯世正逢辰。誰當魯國眞男子，尙有荆卿舊酒人。老去文章多磊落，亂餘肝膽益輪囷。花前雁後年年侶，鄭重相思切主臣。（客鴻茲

沈真銅

湯燕生，字玄翼，一字巖夫，甯剛太平人。移遷蕪湖，居地甚僻，恆苦人過訪，人亦罕造之者。屋兩楹，內外皆農具，恬然一農夫也。其赭山二首，梅村諸話謂「於乙酉五月事極切，哀婉淒涼，使人不忍卒讀。」詩云：

赤罇山頭鳥不飛，上皇曾此易青衣，無多侍從爭投甲，有限生靈但掩扉。五國城西邊月苦，景陽樓下暮鐘微，傷心莫唱淋鈴曲，未得生從蜀道歸。

凝涿天風向北揮，山僧指點舊重圍。軼車東駐泉偏咽，代馬南來草不肥，野老久知今日事，先臣猶護昔年非。延秋門外王孫盡，司馬元戎自錦衣。

陸圻，字麗京，一字景宜，浙江錢塘人。貢生。與弟大行並有盛名。乙酉之難，大行里居自經死，圻匿海濱，尋至越中，復至瀟州薙髮爲僧。母作書趣之歸。時尙騎驢兵甲之間，思得一當，事去乃返。雅善醫，藉以養母。母歿，不知所之。或言其在黃山，予寅，徒步入山跡得之，長跪號泣請歸。圻曰：「昔者之歸，以汝太母在耳。」寅請一

歸祭墓，乃從之。旋往廣東丹霞山，一夕遁去。實往來萬里，零丁求數，讀不得，竟以是
他他死。時稱其孝子。拆有臨平申包胥廟云：

申公祠廟備寒汀，宋戟森森掩翠扃。秋入松杉偏慘淡，夜深燈火自晶瑩，山
迴石鼓蒼雲斷。水漲東湖草色青。向晚茫茫空雪涕，不知何處是秦庭！

黃翼，字子羽，江蘇太倉州人。以荐授新都知縣，遷安吉知州，有壽家奉倩初度
二首云：

看看竹馬事嬉遊，此日樽前共白頭。兄德轉嫌增弟老，國亡何忍爲家謀？
成節烈平牛事，賣粥田園數畝秋。一任時人笑癡絕，五更頻夢復神州。

吟鸞雙肩骨帶仙，亂離贏得一身全。郊增新鬼多吾友，籍入遺民亦信天。
散別裁方外服，團圓常說在家禪。不須更覓長生訣，學得饑殮與困眠。

邢昉，吳嘉紀，王翊，陸世儀，錢本孝及周岐，前均嘗譽述其爲人，茲更各引其詩
於左：

賊舟陽邏汛，紆步陽邏寨。鼎石傲城墮，禦暴有深戒。額竊幸未墜，猶是楚關隘。荒墟乘奔馳，數戶殘陽在。遠適棄柴荆，乍歸里畚箕。新穀始舂糧，中糶穉與稗。瓜青併芟繁，彈箱已充賈。昨過武昌兵，驚奔如避蕩。吁嗟麻城賊，復屯百里界。父老一二人，問答形靦懣，甚言餓酸苦，兵賊迭逼避。破虜雖暫息，終亦成于邁，且冀此偷生，存殤死茅廟。（邢昉：陽邏汛）

長城萬里羨當年，楚澤軍威蓋世傳。三月晴風高戰鼓，九江春水下樓船。韓彭心事應難論，李郭功名不易全。漫道勳王師獨正，江南處處起烽煙。（王燾：

雜感）

兵陷郡城，李氏縛被掠，掠者百計求近，不屈。越七日夜，聞其夫歿，婦哀號擗壁，顛碎腦出而死。時掠者他出，歸乃怒裂婦尸，剖腹取心肺示人。見者莫不哀悼，咸稱李家孃云。

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殺人一百四十萬，新城舊城內有幾人

活。

妻方對鏡，夫已墮首，腥刀入箭，紅顏隨走。西家女，東家婦，如花李家孀，不辱強梁手。

豈無利刃，斷人肌膚？轉嗔爲悅，心念彼誅。彼姝孔多，容貌不如他。

豈是貪生？夫子昨分散，未知存與亡。女伴何好，髮澤衣香，甘言來勸李家孀。

李家孀，腸崩摧，筆捷磨滅，珠玉成灰。愁思結衣帶，千結萬結解不開。

令下止殺踐人生。寨外人來，殊似舅聲，云我故夫子，身歿亂刀兵。慟仆厚地，哀號蒼旻。

夫既死，妻復何求？腦髓與燼，心肺與醬，不惜剖腹截頭，觀者殺鯨若羊

牛。東家婦，西家女，來日撤營北去，馳驅辛苦，鴻鵠飛上天，靈鬼不離土，鄉

聞回憶李家孃，明駝背上淚如雨。（吳嘉紀：李家孃并序）

塞北旌旗亂，江南采色多，數天猶有淚，薄海但聞歌。遊女飛金爵，王孫曳玉珂。太平誠足樂，九世奈何！（陳世儀：乙酉元夕臺城盛張燈火有感而作）

南都破，安遠侯柳迎降。有一隸卒哭叩之曰：「世受國恩，此行可緩，願侯裁之！」侯怒，叱之者三，不及駕而行。卒牽其裾力止。侯怒甚，手批其頰。卒哭隨之，至中河橋，大聲曰：「侯不聽我，我死矣！」投河而死。

大忠思一獻，不倍死何逃。身賤心難詘，名傳義益高。忍爲新手版，辱澆舊戎韜。自此河邊柳，薰條向碧濤。（戴本孝：安遠侯隸卒）

舉目河山勢已更，當年百戰此危城。恨留一矢浮屠著，臂刺狐忠血跡明，擲杖長憐夸父沒，揮戈難起魯陽生。相看惟有庭前柏，猶宿樓烏向我鳴。（周啟）

弔故相國史道隣先生

隆武帝

(一)

清初入關，下雞髮令，兩旬後，復任民自由，固不意南都之且夕可下也。及下江
南，必存藐視，遂復下令雞髮，而江南人民於是乃紛起反抗矣。嗚呼！此舊史家輕率之
言，實謬論也！湖李闖之亂，十有六年，時勝時敗，未大得志；及稱王後，遂由西安渡
黃河，而河津、榮河、絳州，而蒲州、汾州、太原、而大同、宣府、居庸關，數千里間
，官民迎降，惟恐或後，遂由昌平而直抵京師；城破稱帝，明之士大夫亦俯首稱臣。以
如此無恥之士風，如此恭順之民氣，叩頭乞命於流賊之前且所不惜，今乃以數莖毛髮之
細故，遂致置生死於度外，拋妻子於不顧，以與較流賊更勁之敵人對抗，無亦不能自圓
其說乎？故曰：此謬論也。

蓋萬曆、天啓以降，人怨明室，君主與國家，固非不可分者，繇是流賊煽亂，而土

虜瓦解之勢成；南京之陷，胡騎渡江，蹂躪我土女，焚燬我室家；華夷之見，驟入人懷，君國之思，沛然以起。鼓動江南人民，使之激昂赴國，蹈死不顧者，曰：此民族思想耳，蓬髮一端，特其導火線而已！惟此等民人，徒有熱情，而無組織，徒有理想，而乏訓練，甫經結合，即以之管銳氣方張之強寇，欲不失敗，又安可得？傷哉，黃道周之言曰：「吾輩頑石，搗骨合藥，無補於天，猶冀後人嗅此藥氣耳！」非逆知事之無濟，而始冀揮戈回日，不得不出諸反抗之一途乎？嗟乎！「成敗利鈍，在所不顧」，「知其不可而亦爲之」，斯固吾民族之偉大精神，非斤斤計較利害得失之侏儒所可瞭解者也！

然此民族思想發而爲民族運動，其範圍至廣，其傳播至速，使無漢奸之類齷齪作父，爲虎作倀，則清人固亦將窮於應付。試畧讀清史洪承疇列傳，即可知斯言之不謬；

二年（弘光元年，一六四五年）閏六月，魏親王多鐸定江南，明福王朱由崧就擒。上命承疇往駐江甯……是時明唐王朱聿鍵，自號隆武，據福建；其大學士黃

道周，引閩兵出浙江開化；明御史金瑛，家居休甯，受聿鍵部院職，募鄉兵十餘

真屯績溪。明魯王朱以海據紹興，高安王朱常淇據徽州，蕪水王朱衝鞬次子常災，冒族兄樊山王舊稱，結寨英山礮山間；又有朱由樞，冒稱金華王，據饒州，朱誼石，稱冒樂安王，朱誼溥，冒稱瓊昌王，分據深陽、興化、金壇鄉村，聯絡江南北黨與，謀犯江甯。

則起兵者固比比皆是。試復翻閱崇禎時史跡，下詔勸王，竟無應者；斯時乃不特激勵，自動而起。兩兩相較，謂非此民族精神鼓盪於其間，得乎？前舉列傳又云：

承疇檄提督張天祿，總兵卜從善……等，分路進征，擒金聲于績溪，擒黃寇周於婺源，先後解至江甯，諒降不從，斬之。明故官荆本徹、李守庫、徐君美據崇明，承疇檄總兵李成棟征之，斬守庫，擒君美，降其城，荆本徹竄入海。三年正月，承疇查知江甯人有叛歸朱誼石、朱誼溥者，于距城五十里之西溝池，捕斬萬德華等五十餘人；又閉城搜捕五十餘人，鞠實郭世彥尤奇等三十一人，誅之。未幾，朱誼石、朱誼溥合衆二萬來犯，火攻神策門。我兵……大敗之，追至攝山

，極斷編算。尋徵總兵馬得功卜從善等，剿山濬司空寨，斬守寨頭石應壁等，
生擒朱常災；搜獲原駁杭山，擒朱常淇……等，復擒朱誼洳……等于句容，丹徒
，擒朱由權及其族人朱常游、朱常泚、朱常治于饒州、鄱陽湖，擒朱誼洳之弟朱
誼賁……于宿松縣之涇池，並請旨斬之。

則知此大漢奸洪承疇及其次等漢奸張天祿、馬得功等之報效異族，亦可謂鞠躬盡
瘁矣。

茲請專隆武帝，而畧附紹武帝於後。

南都既陷，弘光帝北狩，於是唐王聿鍵以閏六月盛國於福州，王，太祖九世孫，封
南陽。崇禎時，以僞辭勸王得勝，禁錮鳳陽。弘光時釋出，徙居廣西平樂府。行至杭州
而南京陷。鄭鳴鑾、鄭彩衛送入閩。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
周等奉王監國，王賢辭，羣臣三上書勸進，乃允監國。甲寅，鄭鴻達請正位號，不然
，恐無以壓衆心而杜後寇。乃祭告天地，即位於福州，改元隆武。

八月，詔賜平國公鄭芝龍長子森姓朱氏，名成功，封忠孝伯。成功，福建泉州南安縣人，以天啓甲子（一六二四年）七月十五日生，爲人俊儀表，儻有大志。叔父鴻逵甚器重之，每摩其頂曰：「此我家千里駒也」。讀書不治章句，然思想不同常人，弘光時，入南京太學。至是入朝，帝奇其貌，與語大悅，撫其背曰：「朕恨無女妻卿，卿當盡忠我家，無相忘也。」帝爲御營軍中都督，餞同駙馬都尉。成功固人才，帝亦可稱隱人，然而寵幸若此，或亦其籠絡鄭氏之術歟？九月，授休寧金谿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命巡撫徽、甯、池、泰等處。聲糾合鄉勇十萬，據徽州，聲勢甚盛。清兵自旌德縣至，聲戰累敗，被擒不屈死。十二月，大學士黃道周引兵出浙江開化，遣攻徽州。隆武二年正月，遣周敗於婺源，死之。清兵攻江西建昌府（即今南城縣）。守將鄭彩逃。帝勅朱成功率精兵二千馳往鉛山聲援，成功兵出大定關。三月，成功奉詔出兵分水關。鉛山告急，帝詔成功會各鎮兵赴援，復親幸前敵，以爲節制。時成功父芝龍叔鴻逵皆提兵出關，成功乘間言於帝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爲計！」帝抱之而哭，曰：「卿

「能從我乎？」成功對曰：「臣從陛下，亦何能爲？惟願捐軀別圖以報。臣頭此血，總之已許陛下矣！」成功旋奉命赴漳、泉各地募兵，以助恢復。

八月，清兵大舉攻閩。鄭芝龍先以帝立非己意，日與文臣忤，又以與清招撫大學士洪承疇、御史黃熙允同里，密謀叛變。是時已陰受清將款約，乃託言海寇入犯，須往駐防，馳赴安平，檄守將施天福回，盡撤閩陸水陸防兵。仙霞關二百里間，於是空無一卒。鴻遠聞清兵至，即決走入浦城。帝震怒，削奪其爵。時兵部尙書魏東閣大學士楊廷麟起兵江西，由贛州西收萬安，抵泰和，復吉安，奉表迎帝。清兵既陷仙霞關，帝倉卒自延平府（今福建南平縣）走汀州（今長汀縣）。欲入贛就廷麟，猶以書十扛自隨。及追兵迫，始騎而馳。將至汀州，因曝龍風衣，停留一日。方入城，忽有叩門聲，自稱爲屬帥者，啓示之，則北騎也。遂與會后同被執。至九龍，后投水死。帝至關京（即福州），不食而崩。

帝長身豐頤，無鬚，性俊樸，嗜書。傷國家多難，勅斷酒肉，衣大布衣。鄭氏獻饒

女，受而不御；後宮驛使，備老羸數人耳。好學能文，每出論旨，辭氣慷慨，舉朝感動。一日朝罷，羣臣將退，命內侍奉一篋置殿前。諒曰：「吾初無天下之心，願卿等撫戴，越在海隅，布衣糲食、曉夜焦勞，有何人君夕望？止是上爲祖宗，下爲百姓，惟恐負卿等立君之責。昨闕上主事者，總得降書二百多封，今具在此；吾不欲知其姓名。若錦衣衛檢閱封數，對衆焚之。卿等宜無負初衷也！」其虛量闊達如此，及崩，國人無不惜之。

十一月，大學士蘇觀生，何弄醫，與布政使顯元、殷等奉迎帝弟聿錫於廣州，尋進位皇帝，以廣州都司署爲行宮，改明年爲紹武元年。

十二月，清將兩廣提督李虛棟下惠州、潮州，獲惠、潮道印，即用其印給牒廣州，報無警；隨以十七騎奔增州城，潛師爲賈人裝贖其後。門者不知其僞，納之。時紹武帝方幸學閣射，聞變，易服踰垣，置侍郎王應麟家。尋絕城出，走洛城里，爲邏者所獲。成棟禁之觀察院，饋之食，不納，曰：「朕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遂自縊。

而崩。

(二)

金聲，字正希，安徽休寧人。崇禎戊辰（一六二八年）進士，選庶吉士。遷山東道御史，告歸。弘光時，超擢左僉都御史，不赴。隆武帝立，授右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巡撫徽、寧、池、泰等處。變糾合義勇十萬餘人，駐徽州，兵敗被執，不屈死。有賦得拊髀思願牧一詩云：

郎吏道已雜，買官牧牛羊；爵祿雖武功，買官入疆場。壯士負才氣，買戰裹千瘡。大傑觀時務，隱身自溷翔，天子難得見，當路重筐筐，莫有念亂人，覆謂將才荒。孰肯蹈死地，反傾囊中裝？孰敢擲平生，付人論短長？衛霍絕大漠，漢廷無鼓簧。惟願天子出，傳車試螳螂。郭開言一入，廉李氣不昌；諫罷隨拊髀，

古人快調唐。誰乘國成者，搜才應多方。明主可忠習，何哉尚括囊。

曾學佳，字能始，福建侯宮人。萬曆乙未（一五九五年）進士，除戶部主事，遷至桂平遊。以私撰野史削籍。崇禎初，復官，不赴。隆武帝立，授太常卿，遷禮部侍郎，進尚書，加太子太保，事敗，走入山中，投繯死，其爲時不矜才氣，音在枝外，與劉之作，有羚羊挂角，香象渡河之妙。黃龍洞看太湖歌，則豪爽之作而又寄寓甚深者也。詩

曰：

君不見黃龍洞其深下無極，視之但似蒼蒼色，令人憂愁直相逼。既有異香縹緲從風吹，又何以白骨倒挂枯樹枝？我聞老龍在此藏其軀，至今千年知有無；其靈既能興雲雨，窳大祀之無乃輕？龍乎好睡亦太懶，我欲擲石破汝眼。爾胡不翻大海波？亦胡不潛深水裏？在此區區一勺之湖水。潮光雖有千百里，吾爲爾謀應未已。但見日自西沒，風從東來，舉酒酌水，飲我一杯。遠者七十二峯以羅列，其近大雷而小雷，有如雲屏錦障蕩漾於水晶之宮，盈盈進我雙金盞。且區形勝盡於

此，吳王霸園安在哉？但聞別館離宮滅，不見牙檣錦席開。湖水暮兮悠悠，蒼煙橫兮上浮，翠峯杳兮乍收，客亦去兮今不可以留。我更呼龍夢中爲我語，使我空山一夜愁風雨。

黃道周，字幼玄，一字孺若，漳州鎮海衛人。天啓壬戌（一六二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中允。以疏陳時政，斥爲民。用薦起故官，遷少詹事；又以言事被逮下獄，永戍湖廣辰陽（在今湖南辰溪縣西）；尋復故官。弘光帝立，召拜吏部侍郎，進禮部尚書。隆武時，進少傅，兼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改吏部尚書，督師被執，不屈死。弘光時，嘗與楊機部書曰：「吾輩頑石，搗骨合藥，無補於天，猶冀後人嗅此藥氣耳。」雅善畫，人初不知也，臨難前，作水壘大畫二幅，長松怪石，極磊落雄奇。蓋視死如歸者也。錄其詩五首；

殘棋睡手已難工，又是論人成敗中，但說丹心何所用，一時張眼念咸洪。

題新嶺弔金正希

明季哀音錄

七九

白馬烏桓道，骨支突騎來。甯生非不武，憤帥安船才。乘障狄山恥，警甯張孟哀。睚眦千里骨，愧殺築金臺！（入都知敵在灤永，援師星散未集，京營挑選不具諸帥願望，屬建斷後之策者，再說將上駁而稱詩）

帝眷東南宵旰勞，素書先此展龍韜。一匡江左歸微管，八翼天門試夢陶。戲下旌旗新變色，張前風雨舊投膠。坐歎赤子還牛憤，半部鏡筮靖海颯。（張儼淵中丞津南凱還餞於鄴山）

繪閣軍容動綠墀，出尊天子自題詩。殿中舞馬看推轂，日下交龍覆畫旗。信有皇威收樞楚，可無彤矢告平夷？繡墩玉饌尋常事，不數遮楊將相時。（武陵歎用方孩未韻）

紹興使君真解珠，隨風飛灑千流蘇。文章際濟各大雅，出之我口帶編謬？雲門蘭亭坐親切，鶴子下堂啄碧雪，客棹不敢開移遊，猶請老翁看五洩。天下水鄉匡處奇，羅漢精聲差勝之；五洩壯險不可及，安能過於倪公詩。倪公與余最相契，

一字動有千巖勢，每領使君喚且清，董、賈、穉、韓，失位置。我行當過三閩江，若耶溪情積相鏡，迂回二千三百里，不顯白璧黃金聲。使君偶來再夜坐，刻舟如蘇、白隨，不知身在胥、胥中，恍惚槎從銀漢渡。倪公抱我如抱鷄，五年兩過靈、峯西，一夕折杖各分去，無情潮逐難爲啼。總君假談動四壁，倪公新詩在小冊，匡廬水瀑飄蕩漸，五湖奇觀走辟易。只今天下多風塵，明州山潛水絕倫，裴、韋帶星亦間發，蘭、蕙桂櫂遙齊雜。老翁西去洞隱水，不著些涎弔屈子；不死邇來此中遊，樓、閣竹枝報知己。（寄別臥子兼懷鴻寶）按臥子，陳子龍字；鴻寶，即倪元璐。鄒城陷時殉國者。此詩當作於崇禎中陳子龍作紹興、會、宣時也。

楊廷麟，字伯祥，別字檉部，江西清江人。崇禎辛歲（一六三二年）進士，授羅修，改兵部主事。弘光時，用荐授官，不就。隆武崇立，拜吏部侍郎，進兵部尚書，魏、東閣大學士。起兵贛州，念國破君亡，儉安海甸非對，刻意圖復中原，嘗收復萬安、泰和、吉安。兵敗守贛，城陷，投水死。有丙戌元日詩云：

黃華嶺外霜雪齋。白露洲前曉馬嘶，五道將軍臨直北，三江父老望征西。春風斗帳降銅馬，細雨戈船鬥水犀。此日建康應拜舞，近臣不解賦烏鷄。

吳應箕，字次尾，安徽貴池人。崇禎壬午（一六四二年）副榜。金陵不守，與同邑徵士劉城，痛哭河鄉人舉烈有心膽者起事，得四五萬人，自任指揮，分爲四師；一師出東流，一師出建德，一師問道虢金陵，一師自率攻池州。與徽州金聲相爲犄角，聲勢頗震，旋同清兵鏖戰於池州城南百里之大模山，殺傷過當，衆寡不敵，被執，不屈死。錄其詩二首：

高皇昔神武，和州初濟師。豈知壯歲縣，遂爾汗爲池？汝窟空遼絡，江淮斷鼓鼙。殺人十五萬，莫使聖明知！（和州）

閉看處堂善，真稱舉國狂。人猶殺李范，應不及齊梁。寂寞臨春閣，悲涼石子岡，只餘諸葛恨，頸血濺淮陽。（閉看）（自注：史公避鄰）

楊文驄，字龍友，貴州衛人。天啓辛酉（一六二一年）舉人，除華亭教諭，遷任青

田，永嘉。江甯知縣。弘光時，累擢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常鎮，兼督沿海諸軍。隆武帝立，拜兵部侍郎，進浙閩總督，清兵入閩，被執，父子俱不屈死。有廢宮一首云：

亂巖如犬牙。適與哀鴻會，不知何代宮，傾倚衰草外。畫壁滿蟲涎，石羅相映帶，古柏饒幽姿，童僕擁青蓋。悲風薄暮生，遠近嘔孿籟。初制豈不偉，吾生亦有在。歎息緩行坐，前望車馬晦。

孫臨，字克成，一字武公，安徽桐城人。貢生，爲人風流俊爽，曉聲律，習騎射，嫻技擊。屢與流賊戰，嘗雜騎士中，躍馬深入，時於馬上賦詩爲樂。避寇南下，曾雪中避鐘山：感慨時事，悲歌泣下。南渡立國，謀舉兵，未果，往依其兄於台州。會楊文聰募兵龍泉，以書招之，遂奏授副使，監其軍事。清兵攻閩，兵敗，與楊文聰同被難。錄其詩二首：

荒煙朝夕暗城東，懷夢階前青草叢。兩馬日中知赤白，雙龍江上定雌雄；聲
兼袖實千夫壘，影落雕甍六代宮。兵火與君皆痛哭，長纓猶望請終童。（寄居金

曉，照兆蘇曹梁甫見訪，即聞賊信。

啼月孤鴻夜帶霜，悠悠江水一帆長。傷心兵火無消息，不願逢人問故鄉。

江上曲

勞遂球，曾介紹其孀娘婉眉歌並序時，嘗尋述其身世。茲復錄其感興雄奇之詩四首於後，蓋其慷慨激昂之情性，於此等詩作中最亦表現者也；

十年磨一劍，積血看成字；字似仇人名，難堪醉時視！
（古俠士磨劍歌）

生逢未齊戶，結客少年場。借問結交時，不數秦舞陽。泣者尚漸漸，深沈看田光。降詩名漢矣，幾者漢子房。感思風報仇，相送大道旁。
（結客少年場）

醉臥仰視天，帝皇亦胡然；卷舌龍食人，一卷百禍連。壯士血如漆，氣熱燒九邊。天地吹白沙，白骨爲塵煙。鬼伯越復默，心苦肉不甜。生年只滿百，見此良變煎，不如且行樂，樂意誰能宜？陌上多游魂，紛索纏竹絃。
（擬古）

生平不事求神仙，願上東海求仙船，童男童女各三千，教之歌舞及管絃，遣

遠行樂二十年，遂令蟬配同力田，可得萬人馳丸邊，大雪國恥銘燕然。老夫鬚眉
鬪凌煙，結屋花園臨酒泉，名儒傑客列四筵；等閒詩賦人爭傳，乞得一字十萬錢
。（花下口說）

彭孫貽，字仲謀，浙江海鹽人。拔貢生。父期生，隆武時太僕卿兼江西布政使，守
贛州，城陷，自縊於章貢臺。故吏埋之臺上。尋爲萬安義士曾堯景潛發之，攜歸萬安。
及仲謀訪至，棺所得，乃招魂以歸，陰矚故吏徧蹤跡之。仲謀素衣蔬食，不交人事者
二十年，有時獨立書空，或中夜起坐，悲歌痛哭。復義士曾堯景以其父遺骸至，乃號泣
發喪，制服擇地以葬。卒抑鬱以死。錄其詩四首：

虔南草枯向黃樹，吹作虔臺塚旁土。望帝思君君未歸，啼鶯贛江寒食雨。紙
錢溼燼飛不起，五分荒墳石無主。幾人江上共招魂，漳海青蠅弔泉戶。平原門下
麥劉生，沾得梨花一杯乳，獨灑西州淚數行，滴入泉臺草根苦，嶺頭孤兒望台哭
，踴間道旁雙石虎。何處龍蛇綿上灰，浩浩東風鷓鴣舞。（虔台寒食怨）

豺虎畫方墮，白日長閉門。閉門自有人，我胡守故園。近聞溢城下，水戰魚龍昏，大江日夜流，萬里長波翻。跣行踐荆棘，苦月送旅魂。烽火審路歧，欲去每聲吞。(秋歎)

昏黑投山郭，天寒水急流。歸雲棲嶺樹，江鶴下城樓。月轉星河直，村空戍火秋。風塵多寇盜，行止莫淹留！(夜至秦和縣)

干戈滿地接山城，所在流亡苦甲兵，遊子那堪天北望，孤舟應共雁南征。俱傳樂布收彭越，相對黃公哭阮生。恨恨莫須論往事，嶺猿已過第三聲。(螺川晤

黃交侯共談家難感憤書懷)

陳彭，字遐心，涪江烏程人。韓純玉明詩象論之曰：「詩人隱逸者……身雖隱而名愈彰，未有身名俱隱如吾鄉陳君雁岩者（按雁岩爲陳忱詩集名）。雁岩與予同處城閭間，相去止里許，生平未識其面，并不聞其名。沒後始見其詩，及雜著小說家言，騷策史冊典故，如數家珍，而鬱鬱無聊飢饉不平之氣，時復盤旋於楮墨之上。亟覓其全集，已

零落不能多得矣。夫以同爲避世之人，同居桑梓之地，尙不能一接其音容言笑，則其隱名匿影於古詩人之隱者何如也。」此其避世之深，可以想見。欲知其故，或可於其所著九歌中，約畧見之歟？茲錄四首於左：

江南半壁已崩裂，幽小朝廷尙求活，傾塘不至三日潮，仙霞嶺上烽煙激。拋戈解甲誰適謀，南人頸試北人鐵。青苔白骨沒野蒿，檣發隨鳥何所逃？

江頭野老何所依？半裘五月坐漁磯，風波險絕終不顧，長鑄托命恒苦饑，掉頭豈復念妻子，懷沙哀郢知者稀。長安奕棋多反覆，有足那肯卸帝腹！

我今潦倒頭半百，相逢猶爲披肝膈，寒風刮天雪一丈，獨立柴門違我客。荆人秦何足多，遂令白虹能貫日。抱膝長吟環堵中，草澤自有真英雄。

黃塵汨汨白日荒，連年征戍背裏瘡，孤城盡閉黑雲壓，搏人當路噪豺狼。肌膚皴裂足重繭，那能撮粟占行藏。丈夫生死安足計，但求一寸乾淨地！

李成憲、一名正，字正甫，廣東番禺人。諸生。丙戌城破，其父死於難，乃兒首爲

僧，遜居零丁之山；遇哀至，放聲曼歌，歌文山正氣之篇，歌已而哭，哭復歌；四顧無人，輒欲投身大澤以死。既而自念：與其死於父，何如生於君而遂吾志乎？於是棄僧服而返。好獨坐，酒前，慷慨爲詩，多悲酸悽絕，如猿吟鶴唳，不堪入耳。久之，竟鬱鬱以死。有寶妻清明云：

江邊芳草自清明，久客思歸計不成。邱隴十年無孝子，兵戈萬死有孤臣。身當病後哀歌短，家自亡來骨肉輕。未論故園豺虎窟，窮途魍魎尙縱橫。

顧炎武，初名絳，字甯人，江蘇崑山人。弘光時，授兵部司務。隆武立，除兵部主事。聞亡，足跡遍中國，五謁孝陵，四謁撥官，辭大科，却特荐，之死靡他，遜世無悔。爲詩憑弔滄桑，語多激楚，茹芝採蔕之志，黍離麥秀之悲，滿紙皆是，令人秋感發發，不能自己。茲錄其詩六首

永樂十五年九月，蘇祿國東王來朝，歸次德州，病卒。遣官賜祭，命有司營墳，葬以王禮，上親爲文，樹碑墓道，留其僮從十人守墓。其後子孫依而居焉。余

過之，出祝版一通，乃嘉靖年者，宛然如故。其字體今人亦不能及矣。

魯碑遙見炳奎題，尙憶先朝耀日輝。設有國人供滯滯，每動詞客駐輪蹄。九
河冰壯關狐出，十二城荒白鶴棲。下馬一爲鄉子問，中原雲鳥正潛迷！（過蘇蘇

國王墓並序

虞士之父可從，崇禎十五年以壯士隸粵師汪公霽年麾下，以五千人剿賊至襄
城，死之。虞士年十六。貧甚，與其母彭氏并日而食，方學有聞。越二十九年，
始得走襄城，爲汪公及其說祭招魂以歸。余與處士交，爲之作詩。

鄴獨荒郊酌一樽，白楊膏火近黃昏。移天不返封晴骨，異代仍招復楚魂。洪
阪愁雲黯獨雁，穎橋哀水助啼猿。五千國士皆忠鬼，孰似南山孝子門（讀李處士
襄城紀事有贈并序）

東吳北翟戰爭還，天府神州百二關。末代棄江因靖虜，（自註：靖虜伯鄭鴻
遠），當年開土是中山。雲浮鶴鶴春遠，水擁蛟龍夜月閒。相對新亭無限淚，幾

時重得被愁顏？（京口）

突兀孤亭上碧空，高皇於此下江東，即今御筆曾題處，想見神州一望中。黃
屋非心天下計，青山如舊帝王宮。丹陽父老多遺恨，尙與兒童誦大風。（金壇縣

南五里顧龍山上有高皇帝御題詞一闕）

言登孤竹山，憶焉思古聖。荒祠寄山椒，過者生恭敬。百里亦足君，未肯滑
吾性，遜國全天倫，遠行避虐政，甘餓首陽岑，不忍臣二姓。可爲百世師，風操
一何勁！悲哉尼父窮，每歷邦君聘，楚狂歌風衰，荷蕢讓擊磬，自非爲斯人，棲
棲無乃佞。我亡客諸侯，猶須善辭命，終懷耿介心，不踐脂韋徑，庶幾保平生，
可以垂神聽。（謁夷齊廟）

閩歷窮元季，直符啓聖人，九州殊夏裔，萬古鑒君臣。武德三王後，文思二
帝鄰。卜年乘王氣，定鼎屬休辰。江水禁丹闕，鐘山擁紫宸，衣冠天象遠，法駕
月遊新。正寢朝羣后，空城走百神。九峻超瞻翼，原廟逼嶺嶺。寶祚方中缺，炎

精且下淪，郊垆來獵火，苑籞動車塵，繫馬神宮樹，樵蘇御道薪，巋然惟殿宇，
一望獨荆榛！流落先朝士，間關絕域車，千戈遞六載，雨露接三春，處難形容改，
艱危膽氣真。天顏杳露接，地勢鬱紆親。尙想初陵裂，仍詢徙邑民，因山皆土
石，用器不金銀，紫氣浮天宇，蒼龍捧日輪。願言從鄧禹，修謁待西巡！
（恭謁）

（孝陵）

魯王監國

(一)

唐王聿鍵以弘光(隆武)元年(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年閏六月丁亥監國於福州，歷二十日丁未即皇帝位；魯王以海於唐王即位之翌日(戊申)暨國於紹興，距唐王監國之且二十一日，閩越比鄰，自不能諉爲不知，故自初魯王即無臣閩之意，閩越之間，迭有違言，即以此故。監國之後，馬士英復率兵至浙，構隙不已。強敵當前，團結維艱，鑒古思今，可深慨也！而此監國者，較之英明之隆武，又非可與有爲之人，試讀其本寺卿莊元宸之奏疏可知，疏曰：

殿下大仇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宜勞於外，炎威寒涼，沐雨櫛風；緝戢殫戮於內，敲骨吸髓；重以昔年秋潦，今茲亢旱，臥薪嘗膽之不遑，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釜魚幕燕，撫時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不及旦夕，有深宮

養優之心，安得有前日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託命宰相，今左右之人，顏能內承色笑，則軍權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爲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則恩賞何可濫也。殿下試念兩都三殿，柔黍麥秀，則居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荆棘之慘，則對越必不樂；試念二王青宮之辱，則撫王子何以爲情；試念江干列邦生民之慘，則衣食可以俱廢。

此疏之入，報聞而已。以視隆武帝之布衣糲食，曉夜焦勞者，非實有雲壤之懸殊乎？

十一月，方國安鎮嚴州（今浙江德清縣）馬士英率部佐之，合兵圍杭。嘗擁兵渡錢塘江，距城十五城，立五營。與漢奸（清浙江總督）張存亡戰，屢敗。國安部，浙之主帥也，勢屢不利，則未來之虜敗已可預卜，是時猶未嘗取勝日以整軍經武，則滅亡國意中事矣。

隆武二年（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年——正月，陳子龍，夏完淳起兵於太湖，事敗被獲，子龍投水死，完淳被殺。二月，清端重親王博洛受命爲征南大將軍，來侵浙閩。五

月，博洛率師至杭州。方國安等營於錢塘江東岸，縣互二百餘里以拒敵。清兵無舟，不得渡。忽江沙暴漲，水漲可涉，清兵猝至，明師驚潰，魯監國急走台州，（今浙江臨海縣），旋浮海依肅靖伯黃斌卿於舟山。清師繼進，國安、士英被擒，死之，紹興陷。六月，清兵圍金華。七月，金華陷，蜀王盛濃等殉城，衢州復破，全浙遂失。

浙江既陷，福建繼之。隆武遺部，惟朱成功撐支於福建思明；魯王殘力，僅存張名振部於舟山。成功以閩浙舊嫌之故，始終不臣魯王。此後數年，惟有起之義師，以推戴監國爲名，與清人野戰於閩境浙邊而已。試引數事，以實吾言：

（順治）四年（永曆元年——一六四七年）十一月，明魯王朱以海巡撫劉中藻陷慶元縣，（馬）得功同副將李榮往勦，復其城。

五年（永曆二年——一六四八年）二月，（張存仁）遣將收復連城、順昌、將樂三縣，擒斬魯王侍郎趙士冕，總兵黃鑑璽等。

六年（永曆三年——一六四九年）正月，（馬得功）復永春縣，擒魯王總帥

戶部顏昌儒，提督鄭英、總兵鄭岳等，平三百餘寨，選取虎豹關，復德化縣，平建甯府，（即今福建甌縣）。十二月，復南安縣，擒魯王將陳巳，斬之。陳奇竄入海。時有逆首林忠，結寨於雙坑等處，奇帥海賊援之。

七年（永曆四年——一六五〇年）五月（馬）得功擊斬奇，忠遁。（見清史）
貳臣傳：馬得功傳，張存仁傳

蓋清人之所以能亡明，一由於明人之不兢，再由於漢奸之助敵，而清人之武力，實極其原因之小焉者耳。

永曆六年（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年）正月，定西侯張名振興起兵浙東方授兵部右侍郎之張煌言合兵攻吳淞，不克。而舟山反爲清兵襲破，魯元妃張氏，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尙書吳鍾巒，兵部尙書李向中，工部尙書朱永祐等皆死之，大學士沈宸荃及名振，煌言等遂奉監國魯王統海至廈門中左所，依朱成功。成功聞監國至，召諸參軍議相見禮。或曰：「魯王雖監國，而藩主泰粵西正朔，均臣也，相見不過賓主。」成功曰：「不然，外

藩於諸王非敵體，況監國乎？用資主禮，則網網混；吾以宗人府宗室之禮見之，庶於國兩全矣！」衆議是之，遂贖千金，紬緞百端，安置諸宗室。繼見名振，煇言。成功謂名振曰：「汝爲定國侯，所爲何事？」名振曰：「中興。」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濟則敵之寶勤，不則在方寸間耳！」成功曰：「何操？」名振祖而示之臂，則「赤心報國」四字，長盈寸，深入肌膚。成功愕然謝曰：「久仰老將軍大名？奈多憎之口何！」出所得訪書示之，對厚尺許。名振避火之。煇言慨然謂成功曰：「藩主始終爲唐，異純臣也！」成功答之曰：「侍郎始終爲魯，與我豈異越哉！」自是之後，成功於監國，禮待有加焉。

七年（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年）三月，選奸鄭芝龍遣家人李德來廈門，招成功降，書中有「如來投誠，先獻監國魯王」之句。成功以礙於父命，復欲顯示訣絕。乃有送監國魯王赴行在之議，而禮遇亦王因之稍疏。王不聽，乃自去監國號，離廈他去，飄泊各島間，賴其舊臣王忠孝、郭貞一等調護之。——自魯王去監國號後，張煌言等始通表永曆

行在。故後此成功、燿言等之軍事行動，應屬諸永曆帝而不屬之魯王矣。

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二月，朱成功奉迎魯王自海湖歸居金門（島名，在廈門東，今爲金門縣）。

永曆十六年（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監國魯王殂。

(三)

陳子龍，字入中，一字臥子，江蘇青浦人。崇禎丁丑（一六三七年）進士，贈惠州 推官；累擢兵部給事中。弘光時，起原官，魯王歸國，起兵太湖，授兵部侍郎，兼侍讀 學士。事敗被獲，投水死。觀其啓胡學博審，即可知其作詩之主眼，啓云：

高曆之季，士大夫儉安逸樂，百事墜壞。而文人墨客，所爲詩賦，非祖述長 慶，以澗樞鸞牖之談爲清真；則學步香奩，以殘膏脂粉之資爲芳潔。是豈天下之

人，非迂朴如老儒，則嫵媚若婦人也。銀譚兩君者，少知稽除，極意密淡，似乎前二者之失可少去矣。然舉古人所爲渾厚之旨，高亮之格，虛玄沈實之分，珠聯璧合之體，感時託諷之心，援古證之法，皆棄不道，而又高自標置，以致海內不學之小生，遊閒之縉索，侈然皆自以爲能詩。何則？彼所爲時既無本，詞又鮮據，可不學而然也。夫居縉紳之位，而爲鄉鄙之音，立昌盛之朝，而作衰頹之語，此洪範所謂言不從，而可爲世運大憂者也。

茲錄其詩六首於下：

紫塞接遙鎖八陁，薊門天險負滄溟。山河中鍊開黃屋，日月虛週挂翠屏。三輔金戈秋簇簇，五陵銀海夜冥冥。木朝尙德與王業，指點輜勞論地形。（燕中秋

感）

昔年游俠滿滌陽，吹角鳴鞭七寶裝。帳下繁貂多上客，樓前白馬度名倡。推牛屬國開新市，射虎將軍殲大荒。李氏家聲猶帶礪，斷垣落日洗雲黃。（遼事雜

詩

金闕珠樓瑞霧中，天門錦拱萬方同。鳳城南鎖黃河隘，鳥道西迴紫塞通。三市銅駝愁夜月，五陵石馬慟秋風。玉泉不識朝宗意，夜舊東流入漢宮。

雙闕三山六代看。龍蟠虎踞舊長安。江陵文武牙籤盡，建業風流玉樹殘。青燄血飛天日暗，黃旗氣捲斗牛寒。麒麟入雜羣公在，剩有孤臣淚未乾。（秋日雜感二首）

感二首

九江倒影揚素波，洞庭微風鳴白鼉，女麋赤鯉迎湘娥，翠竹冷冷蒙女蘿。重華一去不復還，愁雲萬古蒼梧出，五臣入凱竟誰在，空令帝子凋朱顏。凋水顏，墮淒涼，不見軒轅神鼎成，黃金如山映天紫，日月光華圓闕開，飛龍半負嬋娟子。玉笛香灑滌勝雲，升天入地皆隨君。小臣徒望青冥哭，天路茫茫竟不聞。（怨時行）

時行

故物經時盡，殊方逐態新。恨無千日酒，真負百年身。芝草終榮漢，桃花解

明季哀音錄

九九

避秦，寥廓湖海外，天地一遺民。（避地示勝時）

夏完淳，字存古，松江華亭人。諸生。父永彝，南部陷後投火死，遺命以家產餉軍。完淳遵父志，破產與陳子龍起兵太湖。事敗，走吳易軍爲參謀。被執至留都，年僅十七。大憲奸洪承疇欲寬釋之，謬曰：「童子何知，豈能稱兵叛逆？誤墮賊中耳！歸順當不失官。」完淳厲聲曰：「我嘗聞享九祭案，本朝人傑，松山之盛，血濺草莽。先皇帝震悼凌邱，感動華夷。我常慕其忠烈，年雖少。殺身報國，豈可以讓之！」左右曰：「上座者，即洪經畧。」完淳叱之曰：「享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聞之，曾經御祭七壇，天子親臨，淚灌龍顏，羣臣嗚咽。汝何等遺棄，敢僞託其名，以汚忠魂！」因躍起奮罵不已。承疇色沮，無以應。遂殉節，錄其詩六首：

忠烈簡遺妾，淡然背雲志，三風齊鼙鳴，脩羽拂雲際。孤城戰苦時，日落鼓聲死，始知朝陽禽，亦復秋緇厲。六駟轂不垂，靈風濺天地。興懷裏將旅，音瀝西

州淚。（哀侯納言廟會）

君家漳水邊，意氣冠河朔，英爽殊不倫，酒酣高歌作。易水白日寒，千秋事
難索，慷慨希古人，璠璣隱藜藿。棄家游江干，裘馬盛揮霍。天紀聞不章，棲棲
靡有托，行行東南征，舒此伯玉畧，出門成侯王，閉戶死溝壑。視茲乘風俱，始
信無家樂（贈廣武申大孚孟）

朝登建康城，暮宿丹陽道，黃塵落日大江流，紫陌微寒故宮草。故宮煙雨動
新愁，華屋參差成古邱，當時羅綺三千戶，何處鶯花十二樓？六代繁華如在眼，
真龍不動河山轉。春光繚繞景陽宮，月色徘徊芳樂苑，細雨深宮花落遲，輕風合
殿香飄遠。花香十里到平康，真愁歌舞始遊郎，俠少盡騎青絡馬，交遊爭繫紫羅
襪，鴛鴦兩兩芙蓉沼，鸚鵡雙雙玳瑁梁。一朝景物如反掌，富貴風流竟長往；
元武池邊暮雨來，朱雀門前春草長，美女琵琶塞上行，綺榻連雲空復情，行人夜
用烏衣巷，歸雁秋風白下城。登臨千載空回首，陳井梁宮竟誰？有遊鹿爭銜上苑
花，流鶯自囀臺城柳。臺城下接孝陵西，無限枝頭烏夜啼；楊花風起過江去，滄

暮迎煙浦大堤。（故宮作）

上苑軍風試早鶯，故宮依舊百花明。江帆入鏡移瓜步，數馬如雲走石城。金鼓平陵燧翟義，旌旗滄海葬田橫。傷心中夜看牛斗，醉把吳鉤萬里行。（春興同）

錢大作

司馬騁才氣，豪舉不可親，翩翩雲中龍，渺忽誰能問。牙鷹風蕭蕭，傷哭驚鬼神。輾生貴任俠，美英殊逼人。功名豈一偶，壯志苦不伸，縱橫一世間，卓犖誰比倫。（錢定司馬聲）

天風一吹海波立，錢幣東去綿綿急，片片春帆細雨中，西冷曉發西與入。憶昔當年遊武林，布帆絲繯清江深，畫船簫鼓臥涼月，朱樓燿燿生秋陰。此時年纔五六許，但覺梨棗木解語，便知天下有吳生，西陵花月風騷主。先公風表漢三君，秦履三千畫墀門，蓬人便下南州榻，滯座還開北海尊。吳生此時席中見，十載神交空半面，滄海千言浚紫霞，元龍湖海人人羨。那知一別三年來，聞聞不

塵埃，荆榛古殿同駝隊，弓劍荒陵金雁哀。抱石千秋葬魚腹，王褒泣血羊曇哭，
屠簫猶解問夷門，衣冠半亡更胡服。風塵相遇客爲家，荷拂雙龍劍上花，埋名同
隱屠羊肆，忍死須臾博浪沙。華堂明燭良宵會，金樽斗酒樂人醉，酸寒論心敢放
歌，夢中分手還潸淚。幾回憑弔齊山河，形勝蕭條可奈何！伍胥祠前暮湖滿，靈
小墓邊秋草多。嗚呼陸郎玉樹埋黃土，小陸風流隱屠買，樂生賈藻不二僧，徐子
披裘鬻五穀。君歸有語幸直傳，忘憂長向酒家眠，今年白社招招處，回首黃墟竟
惘然。悲歌卻語先朝事，抗眉休負平生志，乘風一尋倉海君，歸來訪汝吳門市。

（放歌贈吳錦奎兼訊武林諸同志）

侯岐曾，字瑞瞻，蘇州嘉定人。縣學生。兄嗣曾，崇禎時官至順天府丞，弘光朝除
左通政。居家起兵，城將陷，赴水死，其妹及第三子元演、五子元潔俱同死難。第六子
元靜亡命爲僧。事前，母勉之曰：「汝父子受國恩，當以身許國，勿以我爲念！」及岐
曾以陳子龍事被執死，母亦從容投池水歿。諸媳共築寒亭以居，並守節三十餘年，先

復卒。故曾有滄哭亡兄嗣會殉節詩云：

吾兄志氣古人追，萬旅雲從建義旗，赤手銀河非易事，丹心碧血豈求知。玉

骨競說從天降，金版應憐出地悲。莫向春風夢春草，江家池豈謝家池？

朱繼祚，字立望，福建莆田人。萬曆己未（一六一九年）進士，授編修，累遷禮部

侍郎。魯王監國，舉兵應之，攻取興化府（府治即今福建莆田縣）。城破，死之。錄其

詩二首：

供直綸扉十月餘，平章底事竟何如。久知歇後襍鄭五，敢謂辭榮附二疏。到

處煙塵驚旅夢，故園花竹漫安居。出師未捷身先病，慙愧埋頭老蠹魚（恩假裝里）

感賦）

嗟予生兮不辰，逢慘禍兮擗身。乾坤崩隕兮陸海爲塵，日星掩晦兮萬象沈淪。

人誰無死兮鴻毛泰岳，惟其所處兮傷延影促。且夕畢命兮去將安之，夫喪母子兮

不得相依。上告蒼天兮鑒此微詞，雖爲齋粉兮安之若飴。千秋萬古兮證其予知，

與化俱徂兮於噫嘻！（絕命辭）

張肯堂。字載甯，松江華亭人。天啓乙丑（一六二五年）進士，除清縣知縣，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隆武立，拜吏部尚書。魯王監國，加太傅，東閣大學士。舟山不守時，服蟒袍面而坐，視其妾五人，媳及孫女皆縊死後，始自經於雪交亭。有絕命辭曰：

虛名廿載著人間，晚節空勞學圃閒。漫賦歸來慚靖節，聊歌正氣續文山。君恩未報徒憂瘁，臣道無虧在克覲。寄語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

馮京第，字躡仲，浙江慈谿人，僑居於鄞。隆武立，官監察御史。魯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進兵部侍郎。赴日本乞師，不得，乃自起兵於天目山中，大援歸安，烏程等縣，尋敗。永曆二年（一六四八年）冬，復乞師日本，卒不得。歸復起兵於西山之回風洞。清人囚其家屬以招之，妻自殺，旋戮其子，不顧。與清兵百餘戰，屢挫之。卒敗，被執，支解以死。有寄李研齋云：

在昔慚溫瞻，於今恨趙苞。國仇與家難，都逐磔澹湖。

陳函輝，字木叔，浙江臨海人。崇禎甲戌（一六三四年）進士，除靖江知縣。魯王監國，擢太僕卿，總兵部侍郎。江上師潰，入天台雲峯寺自縊死。有別親友及絕命詩十首云：

靡泉同美魄，萬古在禪林。改國千行淚，孤臣一寸心。深山空有恨，異日或相尋。身後遙爲托，懸懷獨子琴。（別親友）

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蕭一髮所界。父母恩無可報，妻室面不識親。落日樵夫湖上，夜憐故國孤臣。子房始終爲韓，函輝生死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斬盡人間僧祿，獨留天地靈光，古猶共參文佛。麻衣泣拜高皇。去年六月廿七，虛度一年世法，但礙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慧鏡降生文人，此去不留一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人誦同志。

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慚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

手著遺文千卷，尙存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並出，所兩心史難刪。

今日爲方正學，前身是雲山子；從死尙多抱慚，請與同人證此。

敬發徐陵五顏：世作高僧法卷，魂遊寰海名山，身到兜律內院。（絕命詩）

吳易，字日生，江蘇吳江人。崇禎癸未（一六四三年）進士。弘光時授兵部主事，

擊史可法軍。久之，不聞弘光，先帝討賊，大憤，棄職歸，與同邑舉人孫兆奎，諸生沈

自翹，沈自炳，武進吳福生，徐安遠警衆舉兵，旬日間，得火師千餘人，屯於太湖三泖

間，南都陷，出沒旁近諸州邑，轉戰互有勝負。以魯孤援絕，終至敗潰。全家赴水，易

僅以身免。乃散集散亡，附於魯王監國，以爲聲援。以戰功授長興伯。丙戌六月，浙東

亦潰，易被執，不屈死，有東湖雜詩云：

大澤千年在，英雄一戰場。魚胾出古戟，燐火聚頽塘。沙走三江白，風飄百

瀆黃。怒濤東到海，殘恨總興亡！

莊元宸，字起貞，浙江鄞縣人。崇禎丁丑（一六三七年）進士，授南太常博士。魯王遜國，遷本寺卿，累上疏，言甚切直，而終不見採用。於是貽書同官曰：「蕞爾氣象，似惟恐不速盡者。區區憂憤，無時不痛心疾首。以致形容骨立，願得以微罪成其山野！」其心苦可知。舉朝共留，竟決意去，疽發於背，死。有絕命辭云：

故人唐魯公，顛沛勿遽死；事至不可爲，終須一決耳，苦心透層霄，幽恨及沒齒，而我同蹉跎，下泉慚君子！

永曆帝

(一)

隆武二年八月，福州不守。十月，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會議監國。式耜首言：「永明王賢，且爲神宗嫡孫，應立。」桂太妃王氏曰：「諸君何患乎無君？吾兒仁柔，非撥亂才也，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之堅，桂王由榔遂於是月丙戌監國於肇慶（府名，即今廣東高要縣）十一月十八日庚申，帝國進皇帝位，改明年爲永曆元年。時何騰蛟招降李自成餘衆，分布湖廣；大學士呂大器方督西南諸軍，川東尙爲明人所據。破碎之局，似猶可支撐也。廣州既陷，帝幸桂林；旋以湖南武岡爲奉天府，徙幸之。

永曆元年（清順治四年，一六四七年），清命孔有德率尙可喜，耿仲明侵湖南。有德由岳陽進長沙，竄湘潭，陷衡州，寇祁陽，佔寶慶，遂犯武岡。何騰蛟奉帝幸桂林。

湖南全失，孔有德旋北歸。此時局勢，頗稱危殆！

二年（順治五年，一六四八年）正月，金聲桓、李成棟與孫可望、李定國先後反正。茲錄其原因與經過如下：

聲桓自以功高，未酬封爵，懷叛志。王得仁者，舊爲自成裨將，所稱王樵毛者也，助聲桓攻戰久，亦自負其功，以敘錄弗及，心快俠。五年正月，聲桓與合謀糾衆據南昌叛……聲桓僞稱豫國公，稱得仁爲廷武侯……遣人誘出，約期舉兵。廣東舊督李成棟竊聽之。得仁……分陷南康、饒州、九江，聲桓謀趨南安，與成棟通援。先集衆犯南贛……（清史逆臣傳卷四）

是年（按清史爲順治四年）六月，授（成棟）提督廣東，總兵官兼左都督衛。先是，成棟與（佟）養甲約定廣東，以部衆爭功，漸生隙。至是因養甲奉詔總督兩廣，而已僅得提督虛銜，疑養甲有意抑之，懷叛志。明年正月，江西叛鎮金聲桓遣齎成棟，約期舉兵，成棟遣據南雄叛，納款由榔，迎之野篁巖，受爲僞爲

惠國公。使事黨賊等髮甲……等，於是廣東郡邑皆從之叛。九月，成棟糾衆十餘萬分路出信豐南安，合犯贛州。（前揭書卷四）

孫可望……流賊張獻忠養子也。獻忠據四川，以可望爲僞平東將軍。本朝

治三年，肅親王豪格率統兵征四川，獻忠散死，可望與其黨李定國劉文秀……

白文選等，率殘衆竄入川南，襲重慶……陷綦江及遵義，復由遵義入臨貴陽。值

阿迷土司沙定洲作亂雲南，賜黔國公沐天波奔永昌（明府名，即今雲南保山縣）

可望乃率衆趨滇，與沙定洲戰於蛇花口，定洲敗遁阿迷。可望留定國，……於昆明

，而自引兵還貴……定國在雲南，迎天波任職如故，與交善，聞明桂王據廣東，

遙附之，蔑視可望不爲下……可望不能制，乃誘使降附由榔，乞封爲秦王。……

由榔欲藉可望爲援，許而結之。（清史貳臣傳卷十一）

是時何騰蛟再參檄復湖南，永曆帝遂奄有兩廣、雲、貴、江西、湖南、四川，形勢

漸緩矣。——是年，廈門朱成功亦遣使奉表來朝。自此成功遂奉永曆正朔。

三年（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年）正月，金聲桓兵敗於南昌，與王得仁皆死。李成棟敗於信豐，馬蹇墮水而卒。漢奸孔有德復攻湖南，何騰蛟敗於湘潭，被執。清廷遣之醫，蹇曰：「今天厭於明，神器有主，尙思收既覆之水，然久死之灰，棄身不顧，而冀騎馘執，心與文文山一轍，而境遇之艱難倍蓰過之，忠貞高節，誰不憐惋？先生之遺齋矣。若肯承合天意，知命來歸，當不讓洪承疇之一席也！」騰蛟報書曰：「某少壯從王，運途屯蹇，甲申三月，自分一死，所以苟延至今者，思濁汾陽後塵也。不意志切才疏，致滋狼狽，負恩辱國，臣罪當誅，尙可苟延人世乎？邱嘉妻子不敢顧，頭可斷，心可剖，先王先公，實式憑之。」卒不屈而死。五月，清平南王尚可喜奉命侵浙東，進陷南雄。

四年（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年）正月，尚可喜陷韶州府（今廣東曲江縣）及清遠縣；二月，寇廣州，城破，民兵萬餘人巷戰死。帝幸桂林。閏十一月，孔有德陷桂林，督師瞿式耜，總督張同儉殉節。帝奔南寧。

五年（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年），詔廈門朱成功勤王；趣孫可望出靖州（今湖南靖縣），李定國出武岡，以圖桂林；劉文秀出敘州，白文選出重慶，以圖成都。成都、重慶、敘州、嘉定先後收復。

六年（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年），吳三桂遣兵陷成都，重慶。李定國進復沅州、靖州、武岡，直趨寶慶，克之；復間道逼桂林，破其城，孔有德伏誅。梧州，南寧，平樂，潯州，橫州，陸續克復。孫可望以五萬衆趨川北，吳三桂遁漢中，擁兵觀望。

七年（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年）正月，李定國攻廣東，敗邊廣西。清兵逼兩寧，孫可望率間以兵三千，奉帝居安隆（今廣西西隆縣）。五月，清命洪承疇經湖廣、廣東、廣西、貴州，諭之曰：「湖南兩廣，雖漸底定，滇黔阻遠，尙未歸誠。朕將以文德綏懷，不欲動兵躡武，而遠人來，噉朕心，時復蠢動，必俾夙望重臣，曉暢民情，練邊治理者，相機蒞剿，方可綏甯。朕偏察廷臣，惟爾克當斯任……」於是洪承疇鎮長沙，保湖南；李國英鎮保寧，守川北；尙可喜鎮肇慶，保廣東。清人於此，蓋亦無意於進取矣。

不幸。黃之困，忽生內變。永曆之亡，實此內變促成之也。茲錄清史孫可望傳（貳）
傳卷十一）及自文選傳（同上傳上卷）各一節於後，以明此事之經過：

……可望……遷由榔於安隆，復殺其從宥，戮加斥辱……先是定國戰敗於州，可望欲以罪殺之，使人約赴沅州議事，定國不至，自此可望與定國遂絕。可望自設內閣六部等官，立太廟，定朝儀，改印文爲八疊，盡易其舊。由榔擢舊，密使人封定國晉王，文秀安南王，及可望欲移之貴陽，由榔益懼，陰使約定國以兵迎衛。時文秀在雲南，私逆由榔，變定國入居雲南。由榔使人慰諭可望，可望不受命，引兵攻出榔……至三岔河，與定國，文秀夾水而陣……戰方合，兵潰，走貴州。定國……窮追……可望倉皇走湖南……赴潯，募洪承疇軍前約款……時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一六五七年）十月也。……

（順治）十三年（永曆十年，一六五六年），可望圖自立，揮定國求救，使文選偕由榔移貴州。文選雖爲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爲，以情告由榔，姑還行

以候定國。定國至安隆，文選歸之，素由榔走雲南。由榔封文選爲國公，令還賓州，慰諭可望。可望衛其貳於定國也，悉奪所部兵，羈之軍中。十四年九月，可望舉兵叛，白御，參部驍馬惟忠言，復用文選，令統諸軍前行。定國，文秀率師禦之，至三岔河，與可望夾水而軍。文選輕騎奔定國，擊敗可望。由榔封文選爲叢昌王。

十二年（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年）二月，清洪承疇上疏，言貴州地勢情形及三路進取雲南機宜。清兵遂自四川、湖南、廣西三道犯滇。五月，廈門朱成功會張煌言兵，大舉北伐，師次羊山，遇颶風，沉巨艦數十艘，乃還舟山，徐圖再舉。

十三年（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正月，清兵三路合攻雲南。帝奔永昌（明府名，今雲南保山縣）。二月，清兵渡瀾滄江，帝奔騰越，永昌陷。李定國伏精兵於高黎貢山，清兵渡怒江，遇伏大敗。劉文秀已死，李定國奉帝入緬甸。白文選斷後，由右甸（今雲南昌寧縣）敗走木邦（在今雲南邊外）。五月，朱成功、張煌言由舟山北伐。六

月，由長江口入丹徒，泊焦山，祭太祖、崇禎、隆武三帝，慟哭誓師，三軍無不垂淚。兵力所至，當之者備，遂克瓜洲、鎮江。七月，熈言進駐蕪湖，降四府三州二十二縣。成功直攻南京，以輕敵敗，燹棄瓜洲、鎮江入海。返思明。熈言時在徽州，聞敗，遂經鄱陽趨銅陵，敗退入東溪，而部衆散盡。乃變姓名，輒轉至建德、祁門，負瘡趨休寧，竄棹走嚴陵，經東陽、義烏由天台入海。

十四年（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年）清吳三桂於雲南上疏清帝，請發兵入緬，其略曰：「前者密陳進兵緬甸事，奉諭曰：『若勢有不可，慎勿強！』又諭曰：『務詳審斟酌而行。』臣今籌畫再三，竊謂勇銳不殄，有三患二難；李定國，白文選等以權威爲名，引潰衆肆擾，其患在門戶；土司反覆，唯利是趨，一發煽惑，地方蜂起，其患在肘腋；投誠將士，豈無繫念故土者，邊關有警，擣貳乘輿，其患在腹理。且滇中米糧騰踊，輸輓絀絀，耕作荒而逃亡衆。養兵難，安民亦難。惟及時進剿淨根株，乃一勞永逸計。」

「清廷遂發兵，命吳三桂攻緬。」

十五年（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十二月，吳三桂率兵逼緬京阿瓦，白文選敗降，李定國走死狼獵。帝已受緬人監視，自知不免，乃遺書吳三桂，責之曰：

將軍新朝之勳臣，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於將軍，可謂甚厚。詎意國遭不造，闖賊肆憑，突入我京城，殄滅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殺戮我人民。將軍志與楚霸，飲沅秦庭，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木裏，原未泯也。奈何憑藉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仇之虛名，陰作新朝之佐命逆。賊授首以後，而南方一帶土宇，非復先朝有也！南方諸臣，不忍宗社之顛覆，迎立南陽。君圖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殄祀，隆武就滅！僕於此時，幾不欲生，猶願爲社稷計乎？謂臣強之再三，謬承先緒。自是以來，一戰而楚地失，再戰而東粵亡。流離驚竄，不可勝數。幸李定國迎僕於貴州，接僕於南安，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賣師入滇，覆我巢穴。僕於是渡沙漠，聊借緬人，以固吾圉。山遙水遠，言笑誰歡，祇益悲矣！既失世守

之河山，苟全性命於蠻服，亦自幸矣！乃將軍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衆，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賜爵之後，猶欲穢僕以邀功乎？第思高皇帝御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貽留片德，以爲將軍勉勵之所，既毀我室，又欲取我子，讀鴟鵂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爲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清有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仇何怨於將軍也。將軍自以爲智，適成其愚；自以爲厚，反覺其薄。奕驥而後，史有傳，寶有載，當以深軍爲何如人也！僕今者，兵衰力竭，筦筦子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身碎骨，血濺蒿萊，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爲福，或以迴方寸土，仍存三落，更非敢望；倘得與太平草木，同沾雨露於聖朝，縱有億萬之衆，亦付於將軍，惟將軍是命！將軍臣事清朝，亦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負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

新入給言李定國兵至，昇帝暨太后中宮以行。後宮步從，哭聲震天。行五里渡河，日昏黑不辨。有負帝登岸者。問之。則平西王吳三桂之前鋒也。帝入三桂營，南面坐，達旦。三桂標下官入見者，猶行跪拜禮如儀。頃之，三桂入，長揖。帝問爲誰，三桂噤不能對。再問之，不覺屈膝伏地。問之數四，始稱名以對。帝切責良久，歎曰：「我知之矣，他不必言，猶思歸骨於祖宗陵墓，爾能任之乎？」三桂強應曰：「能」。帝麾之去。三桂伏地不能起。左右挽之出，汗流浹背，面如死灰。自是不復見。

十六年（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四月，吳三桂弑帝於瀋陽，明祚至此遂亡。

(三)

譚先哲，字光美，貴州平壩衛人。萬曆壬子（一六一二年）舉人，累官戶部郎中。請告家居。孫可望由川寇黔，伏屍千里，鷄犬無聲。先哲聞賊逼境，率衆保衛長沖園。

賊大至，度乘寡不敵，率家人南向拜永曆君，嚼指血書寄弟先召。國破，舉家殉，惟子璿在先召所，得不死。有長仲國寄弟辭云：

明社已矣，何有於黔荒。國存我存，國亡我亡。惟璿與弟，生死不見；惟弟懋璿，以存一線。嚼指灑血，血與淚連。弟平璿乎，他日收吾骨於長沖之原！

尹思明，失其字，貴州定甯州人。崇禎時，以貢生官上杭知縣。致仕家居。孫可望寇黔，陷定甯，死之。有破城題壁詩云！

省會無人守。九城那復論，文章難報國，軒冕太辜恩。妖火連山赤，腥風捲日昏。死如能殺賊，糾此萬中魂！

馬士升，失其字，貴州衛人。諸生。父文卿，嘗官御史，巡按廣東，以黷直忤當道譴官，遂不赴銓，家居杜門數十年卒。士升亦清風勁節，光耀里閭。而其從昆弟，則馬士英也。一家之中，薰蕕不同，乃如此。流賊入黔，士升被執，罵賊死。

。有時事詩云：

時事已如此，杞憂將奈何！可憐蒿作柱，豈止鏡爲荷。屏跡青山淺，蓬人白眼多。此身無著處，行坐一悲歌。

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五開衛人。天啓辛酉（一六二一年）舉人，除教諭，累擢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弘光時，總督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陸武立，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永曆帝時，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再加太師，進爵爲侯。清兵下湘潭，被執不屈死，有述懷詩云：

列祖艱難業，諸臣敗亂重，搗竿何太夥，制梃竟誰從。國是成剝肉，軍謀競發癩。劇漸心力竭，無計掃羣凶！

堵胤錫，字仲鉞，江蘇無錫人。崇禎丁丑（一六三七年）進士，除南戶部主事，長沙知府。弘光時，遷湖廣參政。隆武立，單騎招降李自成餘部（一隻虎（李錦）等三十萬衆）以功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北，進兵部侍郎，總制諸軍（號忠貞營十家兵）。永曆時，進本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封光化伯。與何騰蛟再度恢復湖南。騰蛟殉節，旋以憂

憤卒於澤州。其寄子書及纒甲泣詩，皆忠憤激昂，感入五內。茲錄於次：

世界至此，國破家亡，吾再有何言。鞠躬盡瘁，危疆待命，急則身受於刳，暇則榮歸一索，苟無慚爲祖宗父母之身，斯已矣。遲速吉凶，吾已置之度外，吾兒可勿慮也！爲爾慮者，只有逃與匿兩字；逃要相攜，匿要深晦。念三百年宗族邱墓，一旦淪亡，尙何忍言！吾兒若一簣臥月，終身農暨，春秋不乏祀火，傳之子孫，永不出仕二姓，使吾不失忠，爾不失孝矣。書至此，淚如雨下。爾母勸令勿感，四十仞離，差不惡也，一切家務，吾悉置不言，只爾自強爲善，守身弗辱，使瞑吾目。後晉難繼，書此絕詞，兒可牢識！（寄子書）

甲申，備兵黃州。魏臣面之潯生，痛國仇之未復，爰命匠氏，製我甲裳，在起中夜，不能成寐，作纒甲泣。

臣官兵馬監，枕戈不且中夜天。臣逢四七期，二百八十年數齊。臣備古黃邱，憐火搖地天風愁。兩野蛇鬪龍失窟，一旦君亡臣尙活，臣活何爲肝腦裂。臣疑

泣作囚，臣活長掩羞；掩羞未掩泣，惻惻衣衫血。噫嘻吁！泣血縫甲，崩落聲，著肉著甲先著心，好向原頭裏處尋。

莫縫甲，縫甲賊誦我，勁鏃長矛不得躲。莫縫甲，身逐賊，生有骨，骨如鐵，生耐金革尖頭霜雪寒。不耐綺羅著身兒女熱。泣復泣兮縫復縫，夜半長歌起北風。
（縫甲泣并序）

瞿式耜，字起田，江蘇常熟人。萬曆丙辰（一六一六年）進士，除知縣，擢戶科給事中。弘治時，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永曆帝立，封臨桂伯，留守桂林。四年十一月，清兵陷城，與總督張同儉皆被執，崇禎一月，從容處義。獄中作浩氣吟八首，全錄於後；

庚寅十一月初五日，聞警，諸將棄城而去。城亡與亡，余誓必死。別山張司馬，自江東來城，與余同死，彼刑不屈。累月幽囚，漫賦數章，以明厥志，別山從可知之。

靈草爲首枕幽眠，更長寂寢夜如年。蘇卿絳節惟思漢，信國丹心止告天。角
冠鶴髮傳神，三生有石只隨緣。磨燈一室羣魔繞，常識孤臣夢坦然。

已涉重危危極，生死關頭豈待商？二祖江山盡擲，四年精血我偏傷。羞
驚靈寶尋去，到敢思魂落異鄉。不有江陵真鐵漢，腐儒誰爲剖心腸？

正襟危坐待天光，嚼澀依然勁似霜，願仰須臾階下鬼，何愁慷慨殿中狂。須
知履歷無變，旌與衣冠語益莊。莫嘆老夫轉一死，汗青留取姓名香！

年年索賦黍邊區，曾見登碑有一人？上爵滿門皆紫綬，荒郊無處不青燐；儘
堪憂國堪憂，藥劑裝華國已貧。試問怡堂今在否？孤存留守自捐身！

滿屋死筭亦尋常，堪死猶銜負國傷。誰主冤成千古罪，留京翻失一隅疆。罵
名比日何難免，厲鬼當年詎敢忘。非有顛毛留旦夕，魂兮早赴祖宗旁！

抱曲土室豈像空，求死無門慮莫清。勸勉頑君多苦語，癡愚曠我太無情。萬
感英騎箕句，灑淚偏爲滴雨聲。四六久拚同泡影，英魂到底護皇明。

駭疆數載盡臣心，坐看神州已陸沈。天命豈同人事故，孫謀爭及祖功深。二陵風雨時來繞，歷代衣冠何處尋。衰病餘生刀俎寄，翹欣短髮尚蕭森！

年逾六十復奚求？多難頻經渾不愁。劫運千年彈指去，釋常萬古一身留。欲鑿道力憑魔力，何事浮囚學楚囚。了却人間生死業，黃冠真擬故鄉遊。

張同敞，字別山，湖廣江陵人。大學士居正曾孫。崇禎中，以蔭授中書舍人。永曆帝立，擢兵部侍郎，總督諸路軍務。清兵陷桂林，與瞿式耜同被執，同被囚一月，同就戮不屈。獄中與式耜賦詩應答，極從容不迫之態。有獄中和臨桂伯，獄中被刑和臨桂

伯瞿公及自訣三詩云：

校校瘦骨不成眠，祖德君恩四十年，屢勝尙存堪作鬼，死生有數肯呼天？

獄中和臨桂伯

誓先頭斷生階賤，身爲城亡計豈疏？銜木焉知舌在否，傷睛自笑眼多餘。

獄中發刑和臨桂伯瞿公

明季哀音錄

一二五

一月悲歌待命時，成仁取義有天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後時。破壁山河松葬骨，顛連君父未舒眉。魂兮莫謂歸鄉路，直往諸陵拜舊碑！（自註）

張家玉，字玄子，粵東東莞人。崇禎癸未（一六四三年）進士。隆武時，進侍講，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信。永曆帝立，進兵部尚書，兵敗，投水死。有舟中月夜云。

渺渺長江水接天，帝京西望轉淒然。金戈鐵馬無甯土，錦鏡牙樞有戰船。離亂烽煙盡此日，風流簫鼓換當年。誰堪舊日長安月，多照平沙白骨邊！

鄺燾，字漑若，廣東南海諸生。永曆帝立，以荐爲中書舍人。清兵陷廣州，抱琴死。有張侍郎家玉詩云；

供奉天廟奏，飛躍及奔馬。維秦課繁韓，策漢勳方賈。義聲振龍荒，號召遍區夏。逐日功詎虧，海濱志迺寫。使骨驛馬革，裂毗東城下。

陳邦彥，字會份，廣州南海人。隆武乙酉（一六四五年）舉人，除監紀推官，遷兵部主事。永曆帝立，起兵守情遠。城陷，走朱氏圍，短時於藍，赴池，水淺不死，被執殺。

廣州，不屈，死於市，其顛壁詩云：

平生報國懷深，望斷西方好音；已共衰宏化碧，還同屈子俱沈。

懸關孤憤盡，懸絲一命微，負傷如未覺，無淚不須揮。魚脫鯨貞血，水爲麟

襁衣，祇應魂氣在，長繞玉階飛。

林洙，字曾修，廣東東莞人。諸生。與張家玉起兵，事敗死之。有寄門人張芷園

中云：

聞君江上擁旌旄，共羨衛生膽氣豪，家學舊傳黃石畧，漢恩新賜紫貂袍。一

身許國風霜苦，半壁支天汗馬勞。此日艱難知不惜，沙場麟閣屬吾曹。

范文光，字仲闇，四川內江人，天啓中舉人，歷官工部主事，南戶部員外，告歸。

腰獻忠寇蜀，舉義兵。永曆帝立，拜石倉都御史，巡撫川南。清兵陷嘉定，仰藥死。有

詩云。

敝衣猶賸老萊斑，負米雖歸不是還。世到亂時都作客，途當險處更開關。嶺

年章檄仲孤憤，累月移家近百蠻。瓦屋峨眉俱駭過，滿頭風雪當遊山。

萬年寺送費此度往榮經省親

張名振，字侯服，江蘇江寧人。崇禎間授台州石浦遊擊。南郡破，與舟山黃斌卿並受閩浙之命。錢塘師潰，扈監國之舟山，封定西侯，清兵至，留弟名揚與留守張肯堂守城，自率兵與張煌言奉堅固搗吳淞以牽制之。舟山陷，復奉監國次廈門。後累率軍入江圖恢復金陵。旋病卒，遺言以所部歸張煌言。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正月，率師抵鎮江，有題金山詩云。

十年樓海一孤臣，佳氣鍾山嶽裏真。鶴首義旗方出楚，燕雲羽檄已遶閩。王師相鼓心肝噎，父老壺漿涕淚親。南望孝陵兵籍素，看會大纛襍龍津。

張煌言，字玄箸，浙江鄞縣人。崇禎壬午（一六四二年）舉人。魯王監國，起兵，累擢右僉都御史，進兵部右侍郎。舟山破，奉監國王思明。殆魯王去監國號，始遣表永曆帝，累請兵部尙書。與鄭成功會兵北伐時，清江南總督鄭廷佐以書招之，嘗復書曰：

夫搗糜利鈍，指撻與衰，庸夫聽之，或有變色。而貞士則不然。其所持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仇君仇；所期待者，豪解事功，鴻賢學問。故每擅筆自甘，膽著彌厲，而卒以成功，古今何可勝計？若僕者，將畧原非所長，祇以讀書知大義，痛憤國變，忘祖一呼，甲盾山立。雖隨此志，濟則顯君之靈，不濟則全臣之節。遂不惜濕履風濤，縱橫鋒鏑之下，迄今餘一紀矣，同仇漸靡，晚節彌堅。雖涉海宇，祇爲乘時。此何時也？兩越失守，三楚露布，八閩羽書，雷廷飛翰，僕因起而匡洪帝室，克復潯州，此忠臣義士得志之秋也。即不然，謝良、平竹帛、拾黃、倚衣冠，一死靡他，豈諛詞淫說足以動其心哉？乃執器以書通，視僕爲庸庸末俗，可以利鈍與衰奪者。譬諸虜僕戒途，雁奴守夜，旣受其役，而忘其哀。卒執事固無足怪，僕聞之，怒髮衝冠！執事固我朋勳舊之裔，遠陽死事之孤也。念胤宗之恩澤，當何如怨憤；思父母之患難，當何如勸念！稍一轉移，不失爲血與八場。執事諒素藉情者，敢附數行以聞焉。

兵敗，自徽州微服還思明。貴州破，知大事已去，乃遣散部曲，入普陀爲僧。卒被執，不屈而死。錄其詩五首：

自昔公爲兵使者，於時我作上賓人。鑑湖一曲皆棠樹，碧海重逢並葛巾。劍氣終當開日月，履聲早已傍星辰，并州正有來蘇望，忍說桃源可避秦？（贈盧牧

州大司馬）

極目烽煙點鬢毛，間關已讎義難逃。黍離社稷無薪膽，草昧朝廷有節旄。自許孤忠遺海岸，人悲廢事失山濤。臨風不盡招魂賦，那忍重看舊佩刀！（讀朱聞

玄少宰）

香臺咫尺渺人琴，萬里寒潮送夕陰。報國千年藏碧血，毀家十載散黃金。名山難壑孤臣骨，潮海空磨戰士鐔。留得荒祠姓氏古，春歸惟有杜鵑吟（弔沈五梅

中丞）

相梁侯爵非我望，伯國王業向誰論。可憐節旄旄全落，獨恨交亡劍尚存。上

客攝衣空有淚，孤軍裹甲已無禪。也知戈朽難回日，誓死何妨絕影奔。（張書紳）
與范子瞻命余十餘年來戎馬勞苦孤危以待見贈讀之懷然因次其韻）

海島縱橫二十年，孤臣心事意茫然。桐江空繫嚴陵釣，震澤難回范蠡船。生
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魯戈莫挽將頹日，敢望千秋青史傳！（被執請

志）

王夫之，字而農，湖廣衡陽人。崇禎壬午（一六四二年）舉人。南渡後，走
桂林。永曆帝立，以瞿式耜之荐，授行人，矯驅楚、粵、滇、黔間，備歷艱苦；
以母病間道歸，遂不復出。緬甸覆敗後，益自韜晦，嘗隈猿洞，變姓名爲猿人。
因而築土室於石船山，杜門著書，滄桑黍離之感，生死不忘。錄其詩二首：

昂昂南北街，牛女東西涯，分合各有故，精靈終不欺。之子自旃馳，吾坐本
純樸，崇陰義憤激，崑臺俯仰悲。雨雪封層巒，風潮盪綿纜，煎燈語自協，迷影
附丹虹，交映爲雌霓。隨段一執手，舉命成參差。君速沉荒窟，白

日照幽思，愁對蒼齋粉，吾君在憂危。事左果致命，天顏難獨支。哀哉負密約，非但泣長縶！欲傳幽靈心，未許流俗窺。魂爽倚夢遇，落日迴坤維。（管中翰詞）
自註云：「字治仲，說李定國迎蹕拒孫可望，不果，甲午，遇害於永安州。」
甲午，永曆八年也。

嗚呼天狼驕，竄身潭龍吻。螿謂不我撥，親舊但笑聽。飛雲護杖屨，隱影度
峴嶂。側聞蓮花峯，去之雲中近，縉素不相疑，泥滓爲拭拔，蕤芋或相貽，雪鷲
偏同滴，不足恤死生，依之全曲謹。往來途頻數，登眺獨疾忿。維心非謝客，妙
悟異謂蘊。爲有神駿賞，激揚忠憤隱。行歌方亢爽，社稷已飄粉，燒燈相嚮悲，
空待鐘琴殷。義旗同踣隕，債敗無鬱苑。笑指樓閣燼，一如暮落楹。靈死猶致譏，
心魂尙合脰。潭雲空淒迷，隨望增悲感！（南嶽僧性翰）
自註云：「丙申沒」。
丙申，永曆十一年也。

徐份，字昭法，江蘇吳縣人，崇禎壬午（一六四二年）舉人，父沂，弘光時官少詹

事，南都破，投環自殺於家。枋誓從死。父止之曰：「我死君，不可不死也。爾死，是死親矣；使爾有子，又將爲親死，則子孫遞死無噍類，有是乎？」手揮之曰：「去！」枋號泣，殮父後，徙遁荒山中，形存心亡，戚友俱絕，操作勤苦，非力不食。歲祲寒，一女三歲，衣不完，致寒疾，十年不瘥。兒年十二，飢不得食，病不得藥以死。枋歎曰：「人情熱不愛兒女，喪行以殉之，不敢以彼易此。」有懷遠人詩並序云：

遠人，遠遊之人也。死生契闊，數年不一面，嘗夢見之而不能一言。若存若亡，邈如隔世，亦竟不能舉其名字矣，遂以遠人稱之，可悲也已！

嗚呼魯仲連，倔強不帝秦，區區蹈東海，大義終能伸。胡然天帝醉，金符被強颯、眇焉匹夫節，而與天帝爭。十年遍天涯，四海誰情親？一必貴有託，豈敢輕死生？故人在畎畝，攪湯爲屏營，念子不成寐，落月空照庭。須臾入我夢，夢見遙吞聲。

陳雅，字岑止，湖廣茶陵州人。嘗從瞿式耜軍，亦「倔強不帝秦」之流亞也。有海

上立依云：

江山往事易辭秋，忍對西風賦壯遊。擁衆田橫猶伏島，依人王粲日登樓。飄零家國生何益，莽浪乾坤死便休。盡說窮愁詩更好，慙無好句答窮愁！

孫亮，字晉若，四川富順人。永曆時，授義寧知縣，遷麻哈知州。永曆亡，削髮爲僧，居遵義臺山寺。有寶瀝膽將軍遺事後云：

銅鑼木楫荷神船，奔走離奇過四年。一片御衣歸不得，孤臣何處哭殘天？

（右詩所稱之瀝膽將軍，即四川江津之黎維祚也。陳啓相平水集中有蜀維祚傳，茲錄於下：

黎維祚，字名遠，江津人。幼不肯覓學，惟卜算形家是就。遭亂轉徙，宗親魏。會永曆狩瀘，時諸爵鎮將，各擁衆拒守。維祚憤惋號泣，偃走告以大義。皆忻幸，各密草迎鑾奏付逆。維祚乃合諸奏，竅木楫三尺許，藏其中，用荷榛藟等物，挾術以行。時庚子正月二十二日也。至辛丑九月十八日，抵孟良府，說晉濟

李定國。晉藩色動，維祚破格出諸奏相示，晉藩義之。十月六日，給以令諭一道轉奏。時規在阿瓦城。城左右夾河，洪波浩渺，相距五六日程，祇聲息通，主臣不得見。隨奉勅云：「皇帝密勅瀝膽將軍黎維祚：據晉藩奏，爾忠肝貫日，義膽渾身，穿虎豹，趨宸極，烈風勁草，殊軫朕懷。茲授爾瀝膽將軍，督理滇、黔、楚、蜀，徧勵諸將士山林隱逸等，嚴慎固防，枕戈以俟，候晉鞏兩藩舉師，四路策應，且夕是圖，勿遲勿忽！」十月十五日拜受訖，並收空旨百道，印三顆，造複底小舟密藏之。水刃諸神像，繫小鉦鑼，肩唱以行。晉藩大喜，以旌甲擗至邊界，始改裝反報諸營。冬十一月，復入緬復命，比至騰越，時晉藩馳約靈潯白文選，共攻阿瓦。阿瓦木城七里，已破其三。夷曰：「汝不過欲見乃皇帝耳。幾年和好，一朝背棄，何益？姑止攻三日，當送出；否則我亦有變計。一任汝爲。」不得已從之。閱二日，右河船密如木葉。內外夾攻，兩藩覆沒幾盡。自是兩藩分散，晉徙他夷所，鞏謀恢復，據騰越。馬寶與鞏素善，詣白營遙呼曰：「我

發身來說好話者，諸軍勿動！」遂入覲見，告以密謀，言吳順與白合。白受所給。有艾將軍者，蒲州人，亦儲約附從，相與鐵刀歃血。會上由別道亦僞緝夷送出。居草殿三間，白兵環其外，吳兵又環之。維禛至，艾道入見。上見維禛，大哭。維禛泣曰：「事今至此，臣維急奔告諸營，整兵於要處接駕。」上曰：「兒子可致意于五家等：若能救我出，我只願修行去！」哽咽不能言。手翦御衣一片，密寫數，付即行。晝夜兼行抵荆偵營，謀共於偏橋接駕。復入滇偵探，駕已崩於壬寅三月矣。維禛呼天搶地，恨不即刺刃吳逆之胸。狎狂遞去，不知所終。

傷紙，字定遠。江蘇常熟人。陸貽典於元要齋集中，稱其詩「敦厚溫柔，穠麗深醇，不淫，哀不傷，美刺有體，此與不墜。」茲錄四首於左，皆有亡國之痛者也：

春風一夜吹江色，千里細煙生亂碧，草芽纔細憶金陵，古石苔荒江令宅。年年歲歲常如此，千燒萬毀臺城圯，鴟尾屋埋三閭平，張孔銷亡二周死。石頭城下水

悠悠，暗歎興亡得幾籌。山川不改繁華在，兩槩依然迎莫愁！（江南曲）

風景當前漫撫膺，東南忍見杞傾天。龍臺王氣山空在，馬渡江潮水未平。晴
敢倒戈攻鐵甕，更聞降孽掠蕪城。謝安王導惟邱墓，天塹徒縈十萬兵！（感事）

禾黍離離天闕高，空城寂寞見回潮。當時最憶姚斯道，曾對江山詠六朝。（有

感）

馬罷悠悠宿草新，賢人閒道作明神。昭君恨氣衰弘血，滯露和煙又一春。

（陸桂伯墓下）

附錄

明季大事畧記

吾作明季哀音錄，敘述史跡時，以行文便利之故，嘗有不按秩序之處。爲補救此錄缺點，乃復按年作大事畧記，附於篇後：

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甲申，公元一六四四年

三月，李自成陷北京，帝殉社稷。

總兵吳三桂詣清營乞師，清兵遂入山海關。

五月，福王由松盤國於南京，尋即皇帝位，以明年爲弘光元年。

清順治帝入北京。

弘光

隆武元年，清順治二年，乙酉，一六四五年

五月，清兵陷南京，帝被執北去。

六月，清兵陷杭州，潯王常滂出降。

閏六月，唐王聿錕監國於福州，旋即帝位，改元隆武。

魯王以海鹽國於紹興。

李自成敗死。

七月，馬士英至浙，依方國安，不敢入朝魯監國。

八月，詔賜鄭審朱氏，名成功，封忠孝伯。

九月，金聲起兵，復徽州，燧敗死。

十一月，方國安與馬士英合兵圍恢復杭州，屢敗。

十二月，黃道周進攻徽州。

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丙戌，一六四六年

正月，黃道周敗死。

陳子龍、夏完淳起兵太湖，事敗俱死。

二月，清博洛受命侵閩浙。

五月，博洛至杭州，方國安馬士英不戰而逃，兵潰。魯監國奔舟山。

八月，清兵陷仙霞嶺。帝奔汀州，被執，崩於福京。

九月，吳之龍降清，其子成功率部入海。

十月，桂王由榔監國於肇慶。

十一月，唐王聿鍵監國於廣州，尊進帝位，改元紹武。

桂王即帝位，改元永曆。

十二月，清兵襲廣州，紹武帝殉難，

永曆帝幸武岡。

永曆元年，清順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年

是年，清兵陷湖南，帝奔桂林。

永曆二年，清順治五年。戊子，一六四八年。

是年，金聲桓、李成棟、孫可憲、李定國先後反正，帝幸肇慶。

永曆三年，清順治六年。己丑，一六四九年。

金聲桓、李成棟、何騰蛟先後敗死。

永曆四年，清順治七年。庚寅，一六五〇年。

二月，清兵陷廣州。帝幸桂林。

閏十一月，清孔有德陷桂林。瞿式耜殉節，帝奔韶寧。

永曆五年，清順治八年。辛卯，一六五一年。

韶寧恢復川東酋及桂林。

永曆六年，清順治九年。壬辰，一六五二年。

五月，舟山被陷。魯王監國至廈門，依朱成功。

十月，李定國復桂林，清孔有德伏誅。

永曆七年，清順治十年，癸巳，一六五三年

正月，孫可滋以兵三千，奉帝居安隆。

三月，魯王自去監國號。

五月，清洪承疇奉命鎮長沙。

永曆十年，清順治十一年，丙申，一六五六年

是年，李定國奉帝幸雲南。

永曆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丁酉，一六五七年

是年，孫可望反，以兵攻雲南，敗降清。

永曆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戊戌，一六五八年

二月，清洪承疇請太師侵滇。

五月，朱成功北伐，途遇颶風，乃止。

永曆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己亥，一六五九年

正月，清兵攻雲南，繼奔永昌。

二月，清兵陷永昌，帝奔騰越，旋幸緬甸。

五月，朱成功繼繼北伐。

六月，朱成功克瓜州、鎮江。

七月，朱成功攻南京，敗退入海。

永曆十四年，清順治十七年。庚子，一六六〇年。

是年，清吳三桂請侵緬甸。

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辛丑，一六六一年。

十二月，清兵入緬，定國盡死，白文選降，帝蒙塵。

是年，朱成功取台灣。

永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壬寅，一六六二年。

四月，清吳三桂獻關。

明季哀音錄

明季哀音錄

一四四

五月，朱成功薨於臺灣。

監國魯王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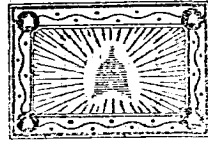
明季哀音錄終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初版

明季哀音錄一冊

每部戰時售價國幣六元五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祝 實 明

發行人 華 間 渠

印刷所 文 通 書 局

發行所 文 通 書 局

貴陽中華路五一二號

貴陽西郊華家山七號

本齋係在貴陽印刷一切材料均由省外運來所需運費甚鉅而貴陽生活又復高漲成本因以增加現售價目包括運匯各費在內本埠售價概不加成外埠函購照郵局所需寄費實數增收

77-42
262/36

查處產證圖字第壹貳壹號

262/36



(B0048)
6.600